

思玄唐言  
 海山龍言  
 海石于池外  
 龍言  
 後漢書  
 吳影  
 漢古  
 空同子  
 言





言 庸 玄 思

言庸子桑名一

撰 悅 桑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思玄虞言及其他十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東集成分刷廠印刷

息玄庸言一卷

海虞桑悅民憐

道者四德之總名分之其目有四合之其理則一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蓋以道為大仁義為小而不知道卽仁義也本性無着養於氣質得木則能養仁得金則能養義得火則能養禮得水則能養智得土則能養信五互相參謂之聖人五薄籠五謂之賢者牽於木而雜於水則仁不明而智不瑩謂之愚人

聖人脩開闢之教佛氏順混沌之化天以四時成萬物聖人以四德成萬民承天意也佛氏則以山河大地為幻并身為無焉其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邪

相率爲之不待乾坤毀日月息而物已先消矣

雷霆有聲不震乎壘日月有光不照乎盲天地有情

鍾於人陰陽有色因乎物是故吾道域域昊昊室之

者小郁郁融融闐之者不通

闐音咬隔也

盎然太虛無聲無色虛出聲實成色聲本於天色本

於地人與鳥獸俱稟天地之氣以生虛聲中藏實色

外暴耳能聽天下之聲目能視天下之色此人所以

異於萬物也與然天聰無耳天明無目人之聰明無

不貫之不視而見不聽而聞周流六虛神應無方是

謂天人嗚呼不有斯人安能無所不聞無所不見以

繼天而立極邪區區恃一耳目之聰明而欲成參贊之功真揭竿下海而求屠子者矣

膏粱之口食物天與其味之薄藜藿之口食物天補其味之厚千金之子餘百金而自貧編氓之家得十金而自富是故口常淡則能養味心不奢則能養財能養味則常甘能養財則常足

天地之數起於一極於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五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萬一咳唾不能離焉故曰萬物莫逃於數

易者陰陽而已天地之經也高卑以陳敘之以禮儀

氤流行和之以樂栽培傾覆理之以書竅籟和鳴鳴  
之以詩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刑之以春秋禮樂詩書  
春秋其緯歟易經五經五經緯易則日月明寒暑平  
庶物生經不經緯不緯則天地混沌聖人法天作經  
而尤注意於易故曰假數年以學後世用世之士舍  
易而學彼五經是有緯而無經也學易而舍彼五經  
是有經而無緯也矧一經之學若獨重之緒其能成  
經緯之業哉

喜怒之情生於天之六氣喜生譽怒生毀人處世之  
所必遭渠乃行天之氣初不爲我而設又何足介意

邪誰毀誰譽惟孔子能之欲人無毀譽於己是以聖人聖人者乎毀譽兩忘斯能通天下之礙能通天下之礙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

寒暴者日得其心暍耕者雨得其心冥行者月得其心水蠱者惡近池內燥者惡視旱丘是故人心有衆積天道無兩岐喜怒異趨惟物之恒不徇于物乃能定我惟我既定不物于物疾雷震空空本無聲洪水崩山山不納水優哉一笑千古

古之君子其達也任人今之君子其達也任己寬爲之地竟人之才已能不與其間是之謂任人準己之



能取其所符而棄其所角是之謂任己任人者能化  
己爲人是謂無己任己者亦化人爲己是謂無人無  
己者虛而通無人者窒而礙虛而通者展拓天下而  
有餘窒而礙者包容閭里而不足

聰明盡忘則智周萬物才辨俱晦則賢能效用

天下靜器擾則悅悅則棘棘則危繁焉使人莫能理  
是絲政也屢汲焉可潤百口是井恩也加力培植焉  
而後生物私其主是苑囿德也行絲政者亂行井恩  
者勞行苑囿德者維日不足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於其中矣

高宗取傳說於版築使總百揆卒又有商高程連  
卒韓信拜為大將克成漢業陳龜年有云三辰不寧  
取士為相四夷不軌拔卒為將後世以資格取士器  
人於歲月之間欲得真才以熙帝載其難矣哉

或問太虛有形否曰無形安得有吾體有言否曰無  
言安得有吾文章有性否曰無性安得有吾仁義禮  
智體也文章也仁義禮智也皆吾有也不有之則無  
我無我則與太虛同其大與太虛同其大而後可執  
其生我機以位天地育萬物

將歌搏鼠曾子為非學奕慕鴻孟氏所戒况人君之

治天下可不一其心哉所謂一其心者無它不遁聲色不殖貨利專於求賢而已心一於求賢期應乎天心則得賢以翼乎當時念鍾於造化則生賢以燕乎後嗣國祚之延永實於是而基之也其可不加之意邪是故大同之世士夫無黨清明之朝巖穴無賢易曰天地閉賢人隱

大小無定名高下無定形四方無定位蟻如蠅則以為大鯢魚首尾數丈則以為小是無定名也臨淵以平地為高登山以丘陵為下是無定形也過邠而望則邠皆西過營而望則營皆東南北亦然無定

位也君子法之不以定名求大小不以定形求高下不以定位求四方是之謂大方之家嗚呼安得斯人而與之議天下事哉

君相之文在於任賢其武在於任將故曰用人則裕自用則小

天之視聽同乎民民之至愚通乎神人君寄民之上衆心壘之爲高位衆力固之爲崇墉衆有歸之爲富有其可不重民也牛羊以畜之草菅以刈之虐乎民則慢乎神慢乎神則逆天矣天祿不永終乎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民可畏哉

紀昌射能貫虱不如養由矯矢而獸號養由矯矢而獸號又不如更羸虛發而鳥下紀昌射之精養由射之化更羸射之神識此其能兵乎

醯雞出於甕而入於蛙井嘆曰不圖天地如其大也蛙遂爍爍自得大鵬扶搖而上九萬餘里見天地如井歛翼而下息玄子曰物之見大小不同有如是哉世無高九萬餘里之眼而謂見之盡者妄也

室北隅有明牕焉薄紙蒙其樞遊蜂浪蝶欲假道以出不意其有限也終日撲撲不休豈知門戶在邇一回頭卽廖廓也噫薄覆不發莫覩乾坤

卷完



凝齋筆語

王鴻儒撰

准此乘乃加乘之乘猶加载也天之六陽時序如此  
聖人加畫乾卦亦如此所以御天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以七者贊乾之德  
剛言其不屈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  
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進乎粹矣  
純粹精譬如粳米中無粟米便是純也粳米雖純矣  
若顆粒有大小便是粹一一勻稱便是粹矣米雖  
勻稱炊飯有不香者便是不精炊飯又香乃是精也  
愚嘗以爲剛健中正純粹精七者皆是贊乾

乾切也一皆以准乎其不可交替能也此言切九君

准此乘乃加乘之乘猶加載也天之六陽時序如此  
聖人加畫乾卦亦如此所以御天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以七者贊乾之德  
剛言其不屈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  
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進乎粹矣  
純粹精譬如粳米中無粟米便是純也粳米雖純矣  
若顆粒有大小便是不粹一一勻稱便是粹矣米雖  
勻稱炊飯有不香者便是不精炊飯又香乃是精也  
愚嘗以爲剛健中正純粹精七者皆是贊乾

乾初九一曰潛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此言初九君



子固守不履之節然也拔者掣而出之如蛇龍屬也  
蛇入穴人見其尾雖拔之幾斷亦不肯出此亦可以  
證潛龍之確乎不拔也

陽主笑陰主哭故同人號咷指六二笑指九五也  
撝謙行之謙也鳴謙言之謙也

觀雷出地奮豫則雷在地中可推矣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而治矣奉身而隱也

澤中有雷雷之蟄也故君子體之嚮晦入冥息

噬嗑震下離上彖曰雷電合而章始以雷電為一物  
謂電即雷之光也及觀曆候八月雷始收聲十月云

電則相去兩月乃知非一物矣雷得電而聲愈震電得雷而光愈燁故曰雷電合而章

君子得輿小人剥廬陽為君子陰為小人皆就在上一位而言君子居之則為得輿上九之陽不動衆陰共載一陽也小人居之則為剥廬上九亦變而為陰群陰失庇也五陰如輿一陽如廬

大過彖棟橈本末弱也先儒所謂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者信哉

六十四卦者八卦之蘊也八卦者兩儀之蘊也兩儀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萬世格言也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獨孤皇后惟其妬而不足以爲文帝之配故天命不固至其子而遂亾

下武自三后言之也三后在天武王在下故曰下武衛武公諸侯也其詩乃見於雅蓋爲王卿士時也載色載笑色怒也載色以怒而復載笑非怒也乃教也匪怒應載色伊教應載笑

虞夏雍州貢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自今日觀之則漕運當由虜中行者千里由是知唐虞北邊疆境尚遠在河外也

左氏隱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按夏四月正麥熟之時故曰取溫之麥若依趙氏謂時月皆改則此當爲夏之二月豈可取麥者乎

周之郊祀亦有迎尸以爲迎后稷之尸也然據禮家說祭山川皆有尸則恐祭天亦有尸也

或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文公先生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

疊尊陽也在阼犧尊陰也在西堂上以陽爲主也縣鼓陽也在西應鼓陰也在東堂下以陰爲主也

魏主嗣常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此與左氏載日食曰魯衛當之者同是日食之災誠有分野

唐德宗命李泌為相曰朕今用卿欲與卿約卿慎勿執仇仇蓋指盧杞也而泌豈如是之人哉然杞幾至亾國德宗猶始終不忘小人能中君心如此

史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姓名以待用今有若人乎宜賢才之日遺也見方虛谷撰呂千家傳

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新古字通用

觀左氏石碣之言新間舊作親間舊此可見矣

孔子之謂集大成樂一變為一成尚非大成九成皆畢然後謂之大成

孟子之學明在于事親事長而幽極于知性知天上下本末一以貫之此所以為醇乎醇之儒也彼莊老者幽明二致首尾銜決世儒方且尊以為聖哲豈知道之論乎

叅同契曰二月榆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因知天罡卽北斗也

說苑曰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

境然則山戎在燕之北疑卽今之北虜也

顏氏家訓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墜爲石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焉星與日月形色同爾日月又當是石也石旣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致堂辨曰考之六經惟春秋書隕石于宋不言星墜爲石也旣以星爲石此皆推臆之說非聖人之言也愚謂日月星辰

皆氣之精而麗于天體如火光不可搏執其隕而爲石者以得地氣故耳非在天卽石也有隕未至地而光氣遂散者亦不爲石也

文公先生答王子合書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是無話可說也

凝齋筆語卷止





纂子同空

撰陽夢李

空同子集一卷

北郡李夢陽獻吉

十月無陽故曰陽月非無陽也陽生而未成也消長之道盡於上則生於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董仲舒謂十月真無陽又謂月內一日無陽何哉

項氏曰六子始氣也未形也中精也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空同子曰雷電光墮地則石氣非不形也山澤通氣形非不氣也水火非氣何來氣非不精也形氣精一而三三而一也易本義主撰著乎道理一橫一直爾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字真草篆隸不變挺三才而獨立也變之非王也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百陵學山及學海類編皆  
收有此書百陵本在先故  
據以影印

空同子纂一卷

北郡李夢陽獻吉

十月無陽故曰陽月非無陽也陽生而未成也消長之道盡於上則生於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董仲舒謂十月真無陽又謂月內一日無陽何哉

項氏曰六子始氣也末形也中精也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空同子曰雷電光墮地則石氣非不形也山澤通氣形非不氣也水火非氣何來氣非不精也形氣精一而三三而一也易本義主撰著乎道理一橫一直爾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字真草篆隸不變挺三才而獨立也變之非王也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而後知樂空同子曰聲音直音言曲樂言律直者單而粗者也音者方而文者也律者比而諧者也如啄啄呼雞落落呼猪咄咄呼馬驢苗呼猫嗚呼雀呼之則應者知聲也人人能謠如今里巷之詞曲不學而能之疾徐高下皆中板眼所謂知音也及問其出某呂某律孰宮孰商則不知也故曰惟君子而後知樂解者未達乃以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彈琴六馬仰秣爲禽獸知音夫作樂而獸舞鳳儀斯感通之妙非聲音之末也昔有鼓琴於池上者調

及刺實而刺宿鐘躍之出亦謂知音邪

書曰汝惟風下民惟草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政之行風行之也關羽威振華夏陶侃千里不拾遺亦其風耳李斯論囚渭水為赤而關東盜愈繁漢武令直指使者誅捕無道而海內愈擾以不知風耳傳曰知風之自

鮑參政曰今欲平治先三要或問何謂三要曰內閣掌印一要吏部尚書一要左都御史一要空同子曰內閣之要大而公吏部之要明而執都御史之要貞而無回大生公公生明明生執執生貞貞無回

銷元氣者苛吏也苛則刻則不恕則怨已凌人則訐人則伺察人譬無疾而藥索五臟之未形

今之弊官不久任國初臺省不甚通如御史陞按察僉副或徑陞使使久則入爲左右都副則左右副僉則左右僉如知府久則陞左右布政使或參左右使久則入爲部侍郎尚書等如此則法吏敢持繩糾之權民吏無不更事之嫌今臺省旣大相通融而任又弗久也蓋官非良久必敗故今之官利數遷太相資緣求速故私奸易規避大事無了絕途路迎送糜費甚者一官至民不知姓名去矣猶過客也今又爲小

轉法如知府轉按察副使按察僉事轉叅議等或年  
資未應轉又爲更調法如此府調彼府此縣調彼縣  
此臬調彼臬此省調彼省等甚者巡撫都御史亦調  
法愈巧而官愈廢故曰今弊

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非宋儒廢之也文者自廢之  
也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畫焉似而已矣是  
故賢者不諱過愚者不竊美而今之文文其人無美  
惡皆欲合道傳志其甚矣是故考實則無人抽華則  
無文故曰宋儒興而古之文廢或問何謂空同子曰  
嗟宋儒言理不爛然歟童稚能談焉渠尚知性行有



轉法如知府轉按察副使按察僉事轉叅議等或年  
資未應轉又爲更調法如此府調彼府此縣調彼縣  
此臬調彼臬此省調彼省等甚者巡撫都御史亦調  
法愈巧而官愈廢故曰今弊

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非宋儒廢之也文者自廢之  
也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畫焉似而已矣是  
故賢者不諱過愚者不竊美而今之文文其人無美  
惡皆欲合道傳志其甚矣是故考實則無人抽華則  
無文故曰宋儒興而古之文廢或問何謂空同子曰  
嗟宋儒言理不爛然歟童稚能談焉渠尚知性行有

不必合邪

或問典謨訓誥不言權呂刑輕重諸罰有權空同子曰夫權者權其變以適中者也故變而後權夫聖人在位允執厥中又用其中於民矣何權之言哉曰舜不告而娶唐虞禪湯武放伐非權乎曰夫身或遇之行之矣又何言哉曰孔子每言權何也曰高而無位於是發其微以詔來且春秋之世何世矣曰孟子七篇大半言權何也曰戰國之世又何世矣孟子不發其發天下不以謀數為權乎吁大哉予何敢忘孟氏之功也孟不生孔其熄乎矧帝王之心傳或又問漢

儒空同子曰及經無道無道何權矣聖人之權輕重  
之以適中者也非反之也問宋儒曰宋人不知孟子  
又安知權故心帝王之傳者必孔孟心孔孟者必知  
權可也曰若是則宋儒得位不興三代之治乎空同  
子曰吁難言哉周程其大矣宋之開國者誰歟致太  
平者誰歟應變定傾者誰歟固非斯人之流也吁難  
言哉然周程其大矣

術異者終罔吉泄化機也京房郭璞其人也文異者  
終罔吉發神秘也遷固蔡邕韋陸其人也貪盛者終  
罔吉犯止戒也好訐者終罔吉悖厚訓也好殺者終

周吉戕生道也

人有未學而仕者矣有初仕而壞者矣女有未笄而  
歸者矣有未歸而穴窺者矣瓜果未熟而市鬻之矣  
五穀未竟而采之食焉矣始秋而萑葦箔矣十歲而  
冠者有矣布帛日短矣斗升日巨矣工日粗矣商日  
僞矣農日惰矣士日嬉矣官日營矣俗靡靡矣無弗  
諂者矣無弗養者矣無敢者矣其代速矣消長起落  
促促矣悲哉嗟嗟

空同子曰關張死而蜀之事去矣傷哉或曰蜀存亡  
孔明哉曰惡何言也湯非尹不商文非姜不周何也

指亂世及之正其才列也夫蕭張非信者然卒  
成漢者信也由是觀之將必有殊才不然萊朱周召  
非聖人邪而鳴條牧野之師必尹與姜行哉

孔子出妻亦不王之兆也三代興廢皆判於嬪人文  
王刑於寡妻亦天成之也詩曰天作之合

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  
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名世者故  
益稷佐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豫生之雖鳥冰牛  
巷空桑寂濱必全成之而置之王側夫孔門王佐一  
顏子耳今也早死不天喪予而誰喪哉

或問仙有死空同子曰氣消之也氣旋轉消息息則  
臭腐而神化消則精靈而枯朽也仙結天地日月之  
精去殼出神焉耳然如消何元會數窮天地日月亦  
消而况於仙乎

或問導引采取之法空同子曰小法耳殺人哉心動  
則疲精下無返人體如天血肉固實脉絡周流無罅  
無欠外氣入之灌之紅鉛安容哉

釋亦有至言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卽易之不遠復  
書之狂克念詩之誕先登是啓人自新之門而闢其  
及觀之機也可以人廢之哉



蘿山雜言

宋濂著

本館據今獻彙言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金華宋濂著

濂自居青蘿山山深無來者輒日玩天人之理久之似覺粗有所得作蘿山雜言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冲然若虛淵然若潛渾然若無隅凝然若弗移克然若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廬一或觸焉續續乎萃也炎炎乎蕪也莽莽乎馳弗

息也苟不以畏爲君而欲繼之勒之檢之押之苞之  
涵之是猶教猿學禮也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聲音故  
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  
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  
則爲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履濯濯其  
機采采其履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  
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綿綿焚焚乃政之分純純謚謚乃政之一是故聖人

訓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  
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  
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于一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  
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鳥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  
壓焉或償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  
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梁黎相茂  
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禽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不能而况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

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鴆者必含懼害已也麗色蔽劍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

鷄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者非道哉

以文徽名名必隳以貨徇身身必亡隳故無成亡因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微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修不暇矣事外欲

嗚呼子不繼容容子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  
美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  
遂伸子則榮屈子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  
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驚翔  
乎不縮縮以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純外誘乎能山立  
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  
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  
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之冷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雞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才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恃者危以學自眩者離以行自翹者偽是六疾也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明則遠容則聚是五懿也去六疾行五懿方有爲於天下

辨貴乎行不行猶馬之無足隼之無羽也弘其中廓  
乎使有容制乎外無使其沛節其欲不遠而復過絕  
其未然而其天始全泊焉其若虛肅焉其若拘鏡焉  
而有樞如此方能入於君子之塗矣

蘿山雜言終





后渠庸書

崔銑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百陵學山及學海類編皆  
收有此書百陵本在先故  
據以影印

圖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蕪且淺矣左氏輕而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無樂乎斯焉爾

諸子賊乎文者也六朝賊乎詩者也無與忘賊乎學者也夫芻豢天下之至美也王公食蕪則以為大美夫莊也列也佛也申也韓也沈也謝也宋賢闢而廢之矣今獵之而為奇珍之以為真眩視發聞六經又晦矣哉

士之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曰匿二曰譽三曰便夫不事事則中之真偽混矣非匿乎迹奇取慕事常取忽

非譽乎玄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操從由已非便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示學曰主忠信而已矣

尤而後慎言悔而後理行末之及已寒而索裘不亦晚乎亂而親賢不亦凶乎易曰繻有衣袽既繻而猶有袽恐或匱也寒其遠諸

治而必亂者人也長而必消者天也人至逸而便者莫踰於坐臥坐久息立臥久息與故易寤則變變則通且久治亂者人回天者道易曰繻有衣袽美帛曰繻敝絮曰袽繻轉為袽衰代盛矣噫可不戒乎

厭魏徵而貞觀息矣疏宋璟而天寶兆矣夫治與亂猶人之行與止也不止則行二者弗可兼用已故君子戒謙終其身戒則升於治謙則推其亂易曰繻有衣袽言勿以新繒而棄舊袽也奚亂之有

虞帝之德不可加已末而征苗苗胡逆命乎夫夷狄猶禽鳥也人而踐禽鳥之居而弋之其不奮翼而逃去者鮮矣夫聲人之罪是自章其德也以德相較不幾於元乎因益班師修文德已而不見苗之有罪也安得而不服哉

流者陽也凝者陰也陰生物非陽運之則弗能故陽

得陰而行陰得陽而靈若曰陰陽一氣爾人死而魂魄離者何居

或曰周正改時與月乎曰改予嘗思之矣有至理存焉春夏陽也陽生於子而極於巳秋冬陰也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夫行夏之時夫子之議禮也春王正月夫子紀事之文也禮有因革事無增損是非兼存裁之在人若曰夫子截其冬而首春則弑君變古者何以易其文也

耶律晉卿之諫弑許平仲之興學劉夢吉之不仕夷元三儒而已矣方希直之志李時勉之直薛德溫之

清王公履之不振明四臣而已矣

二南正家也變風化於國也雅則天下之化焉頌以  
事神學成而應見矣故曰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  
爲能享親仁且孝德之備也魯頌著其僭也商頌存  
古也詩斯終矣

宋人之說古事也多以其意億之始猶昭然也習之  
久遂若真者誣矣哉

或曰二南之名義何也曰周召地名也南樂名也取  
明盛之義也一曰夏當文王時周公少且武王在焉  
未必使之爲政成王幼而後周公攝政也

大賞數世斯亂矣大獄興國斯亡矣人慕賞則幸有  
事獄廣逮則濫及者衆樂禍惴民不亡奚待哉

問忠恕曰盡心於恕為忠恩有殺禮有等當其分不  
數以疏忠之事也故以德報怨非忠矣量已恕人非  
恕矣夫子嘗語曾子矣而恐其易之故又曰吾道一  
以貫之一者忠恕是也後人欲高其論而達斯義也  
其未然乎

河圖洛書之文緯書載之五行相生且相克也術家  
之言也夫子述伏羲之作易自仰觀以下凡六事非  
特取於二圖而已其詳不得而聞也能明八卦之義



斯可矣陳氏希夷所謂索隱行恠者與不可通於易也巳

程伯淳得仁之公者也程正叔得仁之正者也張子厚得仁之勇者也司馬君實得仁之質者也

得理多者存乎讀書得理速者存乎辨得理深者存乎思得理實者存乎行

至哉夫子之教也使人事事而道存焉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矣以求心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

事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  
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不能是非學者  
之所患也學之患有三曰輕曰疏曰弱輕之失殆疏  
之失矜弱之失廢

問曰顏子之樂可得聞乎答曰古人以盡倫為樂替  
更底豫舜之樂也兄弟既翕周公之樂也若曰風月  
之懷花柳之興萬物同體天地為侶斯後人之衍言  
毋乃誕乎

問曰傳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舊訓奚宏答曰蓍者  
策也非指在地之草蓍龜皆聖人所立占事之名天

生百物聖人相空立器以周民用是故刻木爲書鑄  
金成鼎截竹作律取蒿爲著天地一闢廢物露生則  
著已出矣至今與廢草同茂奚待聖人之贊乎

監司患兵政之廢問於崔子答曰毋以政爲慮必也  
擇人乎今世曹之子豢養而不學惟其豢也故專賄  
惟其不學也故迷稍有異者不便於僚胥相陷以訟  
株連百人必歷歲而誣乃白故署如傳舍象如驛符  
旬更二人者有矣事誰與治是故先掄其才次定其  
任誨其不及而需其成宥其小失而絕其罔任專而  
人患奮時久而務益諳其少有濟乎

友人有倅郡者崔子告之曰君知政乎夫子曰政者正也學正斯可以言正人矣是故脩容治度齊其外也審幾守一正其中也誦經履實滿其量也辨詞考迹驗其真也斂束含畜養其有也是故明則容直則溫斷則審

崔子謂唐監司曰刑欲其審不欲深令欲其簡不欲煩未化而責民善則民怠未孚而責民從則民疑怠以刑去疑以議定則殘擾之害生焉故四馬未調不可言御六物未具不可言漁同行而僻止者化也同令而行與者孚也是故化無刑孚無令

卷止



言 約

撰 蕙 薛

約  
言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約言

亳州西原薛蕙君采

由孔子而上至於堯舜由堯舜而上至於伏羲前聖傳之後聖承之伏羲而上其孰傳之邪傳諸天也吾是以知羣聖人者非傳前聖之道也傳天之道也夫聖人者傳天之道以詔下民而已矣

人蘊天之理而不能覺聖人立教使人務學者以明此存此而已後世教者之所教學者之所學會夫固有之大者從事夫外物之小者古人之學覺人後世之學導人於迷也耳矣

聖人人也其能知天命何也知其性斯知天矣

太虛之中一理有薄寧有二乎幽明人鬼未始不一  
斷可識矣上帝固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  
心亦神也古之人其知此矣畏天而尊神有爲言之  
也及世愈衰小人自智其愚妄意神道爲茫昧故肆  
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爲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爲  
可欺吾心已不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  
之聰明卽天之聰明也非是故也億兆至衆天將竭  
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

天人合一云者猶二物也知天人本一則不必言合  
言內外合一者亦然



而無窮者素定而不易

天道無窮其不越於吉凶已天道幽微孰謂其易知乎順理者吉逆理者凶孰謂其難知乎

性情者道也舍性情無道矣養性情者學也舍養性情無學矣人皆有道性情非亡也人皆可學養其性情非難知難能也賢智者過焉愚不肖者不及焉心學於是乎不傳矣

人之生也惟此心爲屬己自餘皆外物也舍此而求其餘難以言智矣古人之所以學者明此心養此心

已失莫非已也求諸已者明求諸人者惑

未發之中先聖相傳之微言也講學而不知此雖其學有大過人者未可與言性命之學也

用賢者用其道也用其道者用其言也故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用賢而不聽其言雖賢人皆聚於朝猶不用賢也

乞墾之事人皆耻之而不爲乞墾之心學者或有之而未察未嘗有其事未足言未嘗有是心則善矣

治亂安危皆生於人心善言治道者必以正人心爲本

學問之術多矣歸於復性乎明善明此也窮理窮此也敬者敬此也誠者誠此也知復性之學者天下之理舉一以蔽之矣

涵養本原窮理在中矣存久自明心學之要術也學所以養心也務外而累心則俗學之流生害也道雖至近君子必懇切以求之不敢易心視之也聖人之道一言以蔽之無私心而已矣人能去私意卽與天地無異

上蔡曰人誰識真我何者是我理卽是我至哉言乎學者所宜盡心也

拘墟語

本館據今獻彙言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四明陳沂著

刀劍凶器也而可以禦凶荆棘惡材也而可以防惡  
阿魏臭物也而可以止臭故納叛以治叛豈非善駕  
馭者之術哉

木之生歲有其尺而高不踰數尋髮之生歲有其寸  
而長不滿倍尺分定故也故君子無過位之思焉  
狐智不過善疑兔狡不過三窟故三十里之智以欺  
其生七十二塚以欺其死啖菖飲鴆莫非欺也百世  
之下又將誰欺乎

火無踰光之燭鑑無過形之照噐之所使也故君子  
盡人之能而已矣

陰結而陽不能入故風暴焉陰襲而陽不能出故雷  
迅焉陰陽和則風雨時陰陽乖則亢沴積故君子惡  
夫否有以哉

篤以松栢而高竈以驥尾而遠故進身於青雲之上  
畜名於百世之下非附有道者何以自致哉

巢危者卑居穴處者温埯物之靈也夫人聞吉凶昧  
進退而不靈豈若是之異哉弗思耳矣

爵不賤其親富不遺其祀古者忽祿仕稱貨殖夫豈

不欲哉惡不由夫道耳

軫非矩不載輪非規不行載象地也行象天也故知  
圓而動不滯義方而靜不隨

莫利于刃淬礪而後盡其能莫精于鑑刮磨而後盡  
其明得之者天也爲之者人也雖有良知良能尚忘  
學問之功哉

麋善角解而不仁于麟定調善蛻化而弗靈于龜息  
故有天下者不貴于變也

鷩郊不毀而鳳凰集駿骨既貴而龍種至故盛世不  
弃標末之功明主不遺案脫之材

狂沙成丘而風散則卑聚潦成壑而雨止則涸此赫  
赫之勢小人所幸然之遇鄙夫所利而君子戒一篲  
之虧務成章之漸有以哉

山虛而雲生谷虛而泉出有所受也君子虛以受人  
故能聚天下之善而時出之彼隘者惡足以言

大寒切膚而莫先於耳鼻大暑沾汗而莫甚于腋腕  
蓋外凌則多傷內附則多辱

瓜苦于蒂得之初也蔗甘于節得之久也初者性之  
真久者養之充君子不損其真不虧其充

世無紅華者不知其恩身無疾痛者不知其福故君



務輕鮮者則常視爲不足念懸結者則常視爲有餘  
傳曰君子坦蕩蕩小人戚戚非有餘不足之故哉

中流之石不損一埃逝水之波不枉一折君子進退  
之象也捍之而動逆之而返又何取於中而謂之道  
哉

栗烈之寒見于流火腹堅之水萌于始涸徵于色發  
于聲而未喻者可謂智乎

豐体者多痺脩軀者易躓氣之難周力之不逮也故  
君子懷自盈之憂耻過人之譽

與人之取則天下無競人取人之舍則天下無棄物  
故智者用是以爲術賢者達是以爲理

天數五地數五而五行生焉故五星麗于上五岳奠  
于下五方以囿民人之有性也秩以五禮叙以五典  
人之形也外以五形內以五臟人之有耳也諧之以  
五聲人之有目也宣之以五色人之有口也和之以  
五味人之有鼻也襲之以五臭故人得其全而靈于  
萬物焉

日月以體圓而行天故輪象焉鳧鷖以趾方而行水  
故楫象焉輪設而車不蹟楫舉而舟不沉故聖人制

器以尚象君子觀象以達理

引水以溉者不如雨露之滋舉火以炙者不如陽春之布蓋澤降而氣息陽升而氣和君子貴自然也

止沸以泉不若去薪止病以藥不若去慾薪不去則沸益至慾不去則病益甚治其末也

佛者曰無言聖人亦曰無言老者曰無爲聖人亦曰無爲聖人之無言信于無言也佛則與信俱無聖人之無爲成于無爲也老則與成俱無不信而無言不成而無爲此棄天下於不治者也

理莫貴於順欲莫貴於逆理順則吉欲順則凶順于

目者荒于色順于耳者淫于言順于口者腐其臟順于四肢者痺其体凶孰甚焉

溷穢不汚夫淵珠湍流不繫夫塗豕故緼袍不能掩西子之美鉛朱不能飾嫫母之惡君子所自處者可不慎其初哉

麝逞香而致噬龜聞靈而被剝故自見者不盡其術庸人者不竭其智智竭則敵至術盡則忌成

寸錦之華不若匹練之素一貂之貴不如百狐之溫故學耻一善之襲君子貴全体之用

芳鮮陳而必蕪臭穢臨而必吐蓋美惡之理著而好

惡之意真也

猩以醉而執猶羨夫醢鷄貉以寐而獲尚噉夫戢翼  
故舉世鮮聞乎獨醒大夢每嗟乎未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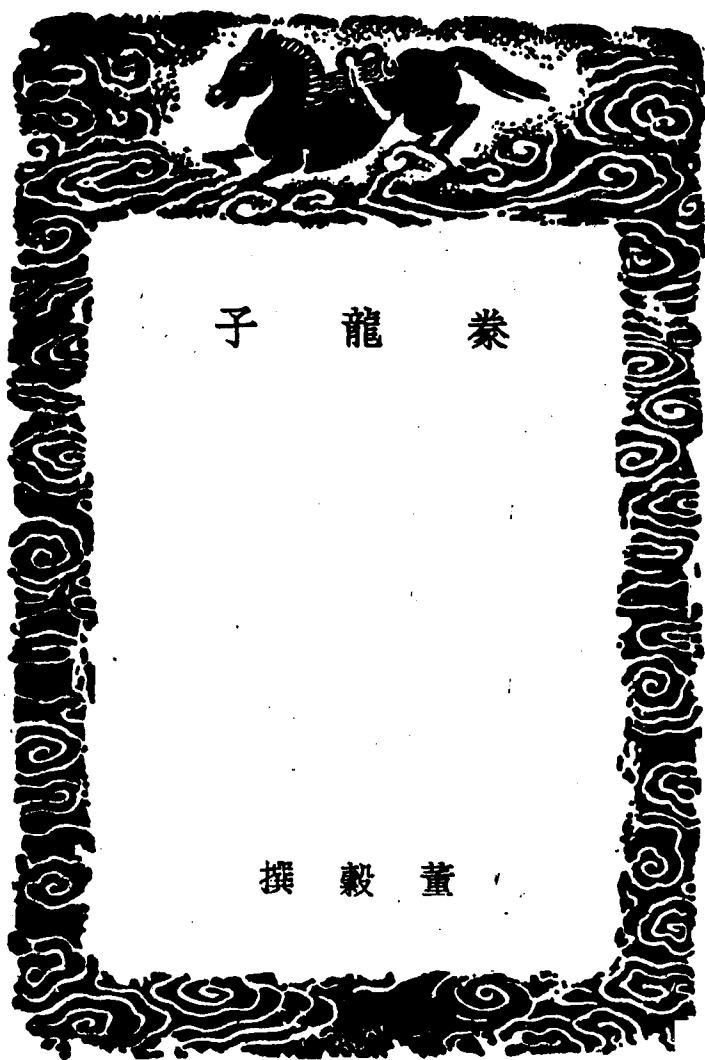
作之必舍釋氏之法猶貪欲奪與之老氏之術猶儉  
故公而無欲者謂之聖道譎而不正者謂之異端  
至味不味而腴至色不色而明至音不音而和至臭  
不臭而馨至迹不迹而顯至思不思而神

繩之直也急而後伸矢之直也疾而後至蓋緩則無  
可準之度徐則無可中之力故令慢則易玩法縱則  
難守

塚沉于河岸善崩也舟沉於陸河善塞也崩則有可防之漸塞則有測之來君子審其勢安其變而已矣鳥以翼而不墜獸以蹄而不躓猿以臂而不顛魚以鱗而不沉象以鼻而能斂蟹以螯而能食人全五性具百体弗靈于物也不亦艱哉

瓢一也顏樂水而搯之許惡風而棄之其所遇之不同亦若是爾

拘虛晤言終



子 龍 拳

撰 毅 董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秦龍子

漱水兩湖董毅碩甫

人之於世皆在憂患中過日雖富饗之極亦然彼昏不知反以生為樂何也此惟無我可免

賢者避世無道則隱此聖人之言處亂世之律令也然周流列國而無所遇反為沮溺輩所笑雖曰聖人急於救世憂樂並行不悖畢竟與律令相反如伊傅呂望彼來求我故事易成

我朝即今日也元昨日也宋前日也推至羲農之世不過一月而已世有久近理無長短時有前後理無今昔一刻即是一元

或問天地有始乎曰無始也天地無始乎曰有始也  
未達曰自一元而言有始也自元元而言無始也  
識得破天地萬物不見一毫何世態之有識得破天  
地萬物莫非已也何人我之有

唐虞迄今四千年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但聞其  
名而已更歷四千年則今之五經四書寧有存者乎  
大化之中未嘗有聲臭而能久存者也

蜘蛛結網此殺心所形也與始作網罟者同一機事  
理無大小

空空之學聖而入神之地也故心空之極雖血肉之

軀可有可無非有神通變幻于其間乃理之本然也  
而人之不能焉者心礙其形非形之不能隱也古之  
至人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焚者曰惟心耳莊子曰孔  
子能之而不為此非真知孔子者不能言

人皆指命運之吉凶以為賦稟之偶值而不知本於  
一念之仁暴皆其所自致也譬之物價之低昂由于  
物品之美惡命自我立我即天也其來也遠矣

文中子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  
而梁國亾非釋迦之罪也愚則曰舉業興而世道微  
又豈仲尼之罪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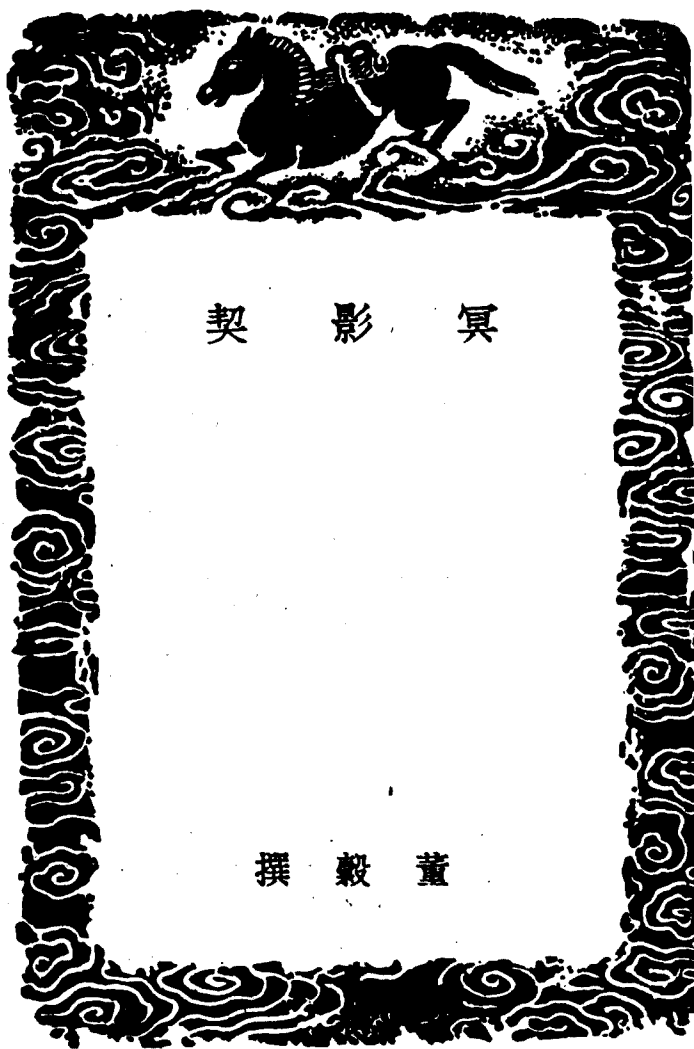
小兒周歲後多有見字卽愛讀若有所知者此舊習之猶存也漸長能言則漸忘之故叔子探金環白公識之無信非偶云

商周之生本于契稷契稷之生出于天帝蓋非高辛之裔也

商周之興後世篡弒之源也陳鄭之風後世淫亂之備也

士世祿而不世官雖忠厚之道然官日多而祿日衆民何以供之哉此亦周政之未善者也異于唐虞失官不食之法矣

止



冥 影 契

董 毅 撰

冥影契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冥影契一卷

碧里子曰古有援神契參同契皆洞物情盜天機  
爲後世方藝之祖夫表有影冥有樞吾聞其語矣  
未睹其道也於是乎冥影契作焉漱水董穀實甫  
天地混沌之說非也無初也天如卵白亦非也無形  
也天之蒼蒼亦非也無色也能見大塊面目者壽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自然有道之名由受生有性之  
名由良知有心之名

境無美惡物無妍媸皆生於心

性者心之本體心者性之妙用識則心之能事也猶

之燈焉性其火也心其光焰也識其燭照也歟百體皆心也癢疴疾痛觸處相關然則又有肉質如蓮苞位于方寸者何曰火無實體必附於木性亦無實體故附于蓮苞蓮苞者譬燈草也故燈草亦謂之燈心耳

法言之言文也文謂之作河汾之言道也道謂之述述作之間可以觀德矣

衆生必先然雖死而非死蓋真腐化神奇若寒暑潮汐之消息無往不成來非有空閒可頓放也故老亦生之事非生之外別有死也



生之精爽曰魂先之靈異曰魄魄陽曰魂游莫爲變  
鬼神之義昭矣

四方上下無際也於心之無際見之

大患在吾有身去私己之謂也

如明鏡物來則照物去則空如洪鐘不扣寂然扣則  
響應聖人之事畢矣

萬象皆太虛舍萬象欲得太虛猶之空中覓天也無  
象前之虛亦無象外之虛天亦太虛之別名萬象卽  
天也外天而求象猶之外水以言冰

兒時嚴師老猶憂畏習根不斷如此况飲食男女乎

雜雜可以觀仁者未有知覺也

止是一心自吾肝胆百骸宮室服御以至天地萬物皆此心也舍此而求心是見鬼也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

致良知學者之活法主敬而非良知或勞苦而不近人情行恕而非良知或慈和而易於兼愛直躬而非良知則證父嫂溺而非良知則不援凡百皆然

天無實天自山河大地見之道無異道自飲食男女見之性無自性自四端七情見之心無別心自百骸萬事見之是謂體用一原

山河大地皆天也而求天於天則無陰陽五行皆道也而求道於道則無四端七情皆性也而求性於性則無百骸萬事皆心也而求心於心則無四者只是一句隨事而異名而或二之亦非也

性無朕兆而有條理喜怒哀懼七者性之施情之實也仁義禮智四者施之妙情之德也

學者最要識天識破天無復餘事太極圖上一白圈卽天也復推數圈明之識破皆筌蹄耳

能知生則無生無生則無死生

晝之所爲者心之施夢之實也夜之所感者心之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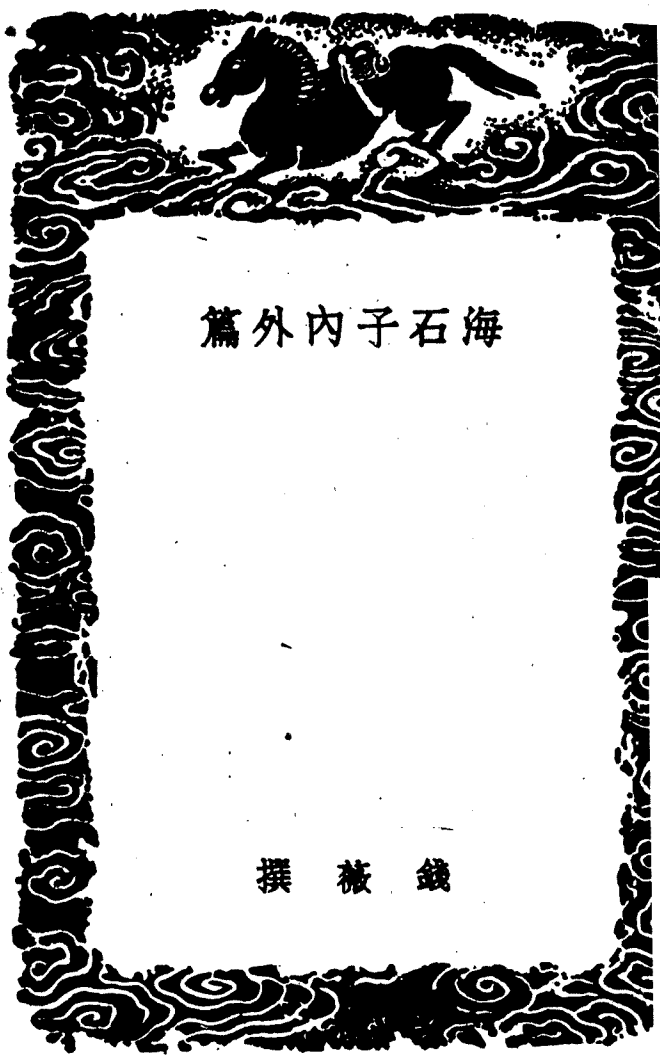
夢之餘也

天地一人身督脉經泥丸導夾脊而至尾闕河源自雲漢下星宿海而入歸虛

理之成形則爲氣氣非真有也此理之幻化而成也心之成形則爲事事非真有也此心之幻化而成也佛氏云生死事大仲尼云朝聞夕死然則道之未聞死不得也不但死不得雖生在世間亦在鬼窟裏過日蓋其死也久矣何必死而謂之死先須生得然後死得其所以死乃其所以生者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程子曰死之道卽生是也更無別理

費隱只是一層晦翁作兩層看了故失程子之意  
知是主意行是工夫博文為約禮工夫克己為復禮  
工夫道問學為尊德性工夫此聖學之真傳也今有  
巨木於此將為梁棟欲其圓潔光淨是主意必用鉋  
子以加之是工夫自第一鉋以至千鉋皆為求圓工  
夫第一鉋乃圓之始千鉋乃圓之終固不能舍第一  
鉋而遂成千亦不待千鉋足然後是工夫亦不須旁  
觀坐議講求鉋法下手便鉋鉋求圓圓隨鉋生鉋至  
圓至以至無鉋可施而梁棟成矣此知行合一之喻  
乎





海石子內外篇

錢 薇 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  
陵學山及鹽邑志林皆收有  
此書百陵僅有內篇八篇鹽  
邑除八篇外尙多屢空至自  
得四篇及外篇三十餘則故  
據鹽邑本影印



錢太常海石子內篇

鹽邑志林第三十九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權用篇

道不明則不知權權不正則不盡道蓋古今異變  
畢陳吾前而吾以一心之微斟酌於毫釐之等必  
欲當於理而合於時宜非權何以處之則權者道  
之用也故道譬則衡也道之用則權也今夫工人  
之爲衡也銖兩鈞石莫不稔然一定於衡然後用

權以輕重低昂而物無遁情矣是卽天之道也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莫不燦然一定於天然後用心之權以是非曲直而人無失德矣故不明道不可以用權不知權不可以行道二者交相成者也堯舜之揖遜湯武之放伐以天命人心而權之也禹稷三過其門不入顏子瀟然陋巷以時之污隆而權之也使不先明其道而用權是昧銖兩鈞石於衡而欲權之也鮮得其正矣可乎故明道以用權猶夏葛冬裘饑食渴飲各適其宜耳此中庸所謂時中大易所謂時行時止孟子所謂良知良能

用察篇

學道而不知用猶弗學也彼堯舜周孔道之人也  
六經道之淵也仁義忠信道之實也師其人於千  
古而研其精華於淵則有其實於身乃不能用其  
道以正心又不能用其道以濟世是與不學道等  
耳今夫布可以溫故取以爲衣粟可以飽故取以  
爲食使積布粟如山而不免於饑凍非布粟之罪  
也積而不用者之罪也學道而不用則亦學道之  
罪非道之不可用也世有懷垂棘之璧而不知用  
卒困於貧及覺而鬻之得萬金焉萬金非外至也

卽吾所懷之璧鬻之也初困於貧者不自覺也璧未嘗亡也及旣覺也璧卒自利焉道也者吾身之璧也學者有道弗察則弗覺弗覺則弗用弗用則手足無所措隱顯無所遇噫不爲天下之至貧者哉覺而得道焉猶用璧而萬金之富可立至也是在察之耳

用道篇

吾嘗求聖人之道矣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是以迷復有青者則汨其用顛願拂經者則悖其用良列其資危薰心以厲者則又失其所以用雖然人心

有晦明吾道無損益此機一觸而同然之天復還  
矣作之者不待聖人乎聖人與道爲體者也自寂  
然不動至於感而遂通用之妙也自往來不窮至  
於出入咸順用之神也精義入神致用之功安身  
崇德利用之本以至散諸人心達之天下使天下  
安於日用之常無一而非聖人之道及其至也峻  
極於天發育萬物矣是聖人用道而天下莫不用  
乎道

聖顯篇

道之說益明則益裂時之變爲之也非聖人欲之

也嘗求於未有易之前蓋未始有一畫也而畫始於伏羲伏羲之畫未詳也而端倪乎八卦文王從而重之孔子從而繫之易之體始分矣嗟乎不重不繫不可也蓋洗心退藏聖人之願也吉凶與民聖人之心也是易之書爲憂世而作也故曰時之變爲之也雖然河洛出矣八卦具矣中之名未立也而堯以是傳之舜則名之曰中然堯於中之外無說也而舜之命禹則益之以人心道心也微危精一也繼之曰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弗庸吁

名之以中道既顯矣而又致戒勉之若是哉吾固

悲舜之時不逮堯也自執中精一之說而后吾道  
一貫之說喜怒哀樂未發之說性善性惡之說紛  
然沓出而道益裂矣非道之裂也人之言裂道也  
吾悲堯舜不能相忘於無言而泪其天也益悲後  
世不能不泪其天而更多於言也宜吾夫子曰予  
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是無言者天也

見理篇

天下之變無窮惟深於理者能窮自開闢之來世  
道風化■第第相承而莫有窮已也聖人以一心  
之微而應方來不窮之變吾何以窮之哉窮之以

見見窮而吾亦窮吾見且窮矣尚何以窮天下之  
變殊不知變無窮而理亦無窮窮於理者未有不  
窮其變也是故有心見有目見見之以目若有所  
見而有所不見者以迹見也見之以心若無所見  
而無所不見者以理見也吾惟見之以理則天地  
一指也古今一日也人心物理一機也惟天下之  
物莫非理則見理者自盡物惟理以盡天下之物  
則見近者自盡遠見春者爲春見夏者爲夏而不  
知見元氣者自合四時而見之也見仁者爲仁見  
智者爲智而不知見天道者自合四德而見之也



其始也以心而盡道其終也與道而無盡味此道也則所見不出於形迹而見此理也所盡不止於人而盡乎天地之化育噫其至矣

不器篇

有有者不能以相有而無有者有其有形形者不能以自形而不形者形其形夫萬物盈天地間而道爲大者道無形無有也未有物而不可用者亦未有物而可以他用者至於不物之物然後無所往而不可用君子之道夫豈滯於一隅局於一用而爲人之所器如子貢之瑚璉管仲之小器哉若

顏子之論孔子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則孔子之道固不器矣今夫物方者以方用圓者以圓用直者以直用故輪不可以爲輿弓不可以爲矢棟不可以爲桷器局於用者皆隨其用而止未有彼此之可以相爲用也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皆具而心最靈者心無形也五官之用各專其一而心之用無所不可故目不可以聽耳不能以視鼻不能以言口不能以臭手不能以履足不能以舉是形而爲是用判然不能以相代何者滯於形故也吁惟道之所以爲大歟是道也歛之一心散之六合常

之爲經變之爲權小之愚夫愚婦之所能大之聖人天地之所不盡近之一息遠之千古無所不通大哉道乎何可器乎使道而果器則用於此而不能用於彼用於一而不能用於二斯生生之理息矣若用於形名流而爲殘忍用於清淨流而爲寂滅何也局於所見也非若聖人之道茫乎天運窅然神化周流於群物之間無見無不見無用無不用者矣

遇傳篇

道可遇而不可傳非真不可傳也遇則可傳不遇

則不可傳何謂遇以吾之有迎彼之有是謂遇遇則不相拒而相傳大哉遇乎聖人以道而傳於人不有遇之何以傳之雖然聖人之於人固不忍以不遇而不傳亦不可以不遇而必傳不遇則不傳天下將以吾爲絕不遇而必傳天下將以吾爲拂拂則有所不勝而絕則又有所不悅聖人於此難矣哉以夫子而傳顏子顏子之幸耶曰非顏子之幸也夫子之幸也何也夫子之遇而非傳也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吾觀夫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其契蓋如此也契原於順順原於遇今

夫日能消水而不能消水豈日之樂於水而怯於水哉水與日相捍故也夫子之於回其日之與水歟何以遇而順順而契也夫子之言也言不以言回之聽也聽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以回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合合則遇矣夫何違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既言回意已悅使夫子一笑而回已領矣而況與之言終日耶或者曰回何功於後學也參如回則無孝經矣門人如回則無論語矣有經而道猶不傳回也不違曷傳乎

然違生疑疑生問問生道而回也不違矣嗟夫道以言而通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也失之也一失而爲訓詁再失而爲詞章言之盛道之衰也不有回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聖學哉

中常篇

人皆愛奇而君子不愛奇人皆愛高而君子不愛高君子之情未嘗不與人同也而愛惡與人異者何也蓋物反常爲怪也過中爲偏自古自今惟一常也自南自北惟一中也是常之外而復求奇焉斯性矣是中之外而復求高焉斯偏矣是故衆人

之所謂奇且高者君子之所謂怪而偏也至貴莫如金至多莫如粟然食粟則生食金則死反常之害益如此適百里之都行千里之路其行愈速其都愈失吾又知中之果不可過又如此君子所以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辯治民無可稱之政治兵無可喜之功者曷嘗厭奇而畏高哉非不愛奇也不愛怪也非不愛高也不愛偏也惟中常而已矣蓋道無不常亦無不中中卽常常卽中惟中可常惟常乃中故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其舍于傳賢也見其常而不見其奇見其中而不見其高

屢空篇

書篇五十九不言空易卦六十四不言空詩什三百十一不言空春秋二百四十年不言空今夫子稱回屢空何哉蓋疏千古之心源破百家之理礙也聖門穎悟莫如端木賜夫子嘗致意焉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蓋空說也而賜不化他日又曰汝以爲多學而識之與又空說也而復不化故其屢憶屢中也恒乎其自滿侈乎其自大日益者有情而忘者無味智索者可稽而默會者未徹夫子憂賜之止於賜也乃借顏以覺之曰庶乎屢空吁



屢中者愚人之所驚衆人之所喜也而不知炫以  
聰明其害道也甚矣屢空之心無意於屢中而無  
乎不中頽乎其如愚罔乎其如遺冥乎其質樸而  
如迷而道乃爲之庶幾貧賤之適來不能遺其心  
富貴之適去不能動其志簞瓢之不克不能改其  
樂行其庭不見其人外不見人也良其背不獲其  
身內不見已也遇之所值皆爲儻來身之所遭皆  
爲逆旅何弗空也物空則理見矣冬沍之月萬形  
剝落乃見天則日夜之息萬象退聽乃見天德彼  
弦歌洙泗之倫非不游於空而不能見其空如求

之藝由之果師之辟赤之英華咸執其有有則障障則不空甚哉屢空之回幾於道而契於聖也若夫易簣啓生死生晝夜則死生空矣浴沂風咏勢位浮雲則勢位空矣或入齊師拒越寇以虛舟飄瓦視此身之變故則變故空矣其亦繼顏之躅而善發聖人之蘊者哉而顏其卓矣

道德篇

或問道德曰事之當然之謂道得其當然之謂德道無乎不在者也德自得其得者也無在而無不在則宜默會而深體之否者謬得由自得則宜專

至而固持之否者虛且以水喻江河之涵浸溝澮  
之流行懸溜之傾注沼沚之停毓無非水也大小  
則異焉人之於道得其一貴融其百猶觀水者觀  
其小當求其大若指溝澮沼沚爲非水而馳之高  
陵大澤之間則失其所以爲水矣故道在事也事  
在人也反之吾心而無疑質之人心而不拂卽事  
卽道也小猶大也析其小而道寓矣合其小而大  
全矣譬猶導水而東之終會其原矣是故仁者見  
之謂仁智者見之謂智伯夷得之爲清下惠得之  
爲和仲尼得之爲時仲尼之時之大雖若不同于

衆而道則一也故曰道無不在視人所得焉道也者率其當然也德也者得其當然也君子之於道會之以心養之以靜熟之以習凝之以神日用弗違其節造次弗踰其度視聽言動弗爽其宜真樂寓於簞瓢忠信見於叅倚懼其得於道而或失之也懼其得道之小而不大之也觀古之人敬業樂羣知類通達求如此其博也藏修息游朝益暮習功如此其專也必相觀而摹不凌節而翹志如此其遜也及其既成且猶洗心以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如此其不息也夫是以得皆自得而道

終歸焉耳今也吾惑焉臆想之見非真見也談說之悟非真悟也優游恍惚之修非真修也甚或厭常喜新而趨於他岐入於異端譬之室居蔬食以爲不足誇妄意金堂玉壺可以飛而升和風湛露可以吸而飽不亦惑耶蓋道惟一途水惟一脉舍聖道而別求離波瀾而更取無有得者此無他始也見之不明旣也趨之不定終也守之不固舉世憤憤莫之適從嗟夫吾安得閱水於天脊而滌泗奔赴以極於尾閭之域而後已者哉斯誠道德之指歸爾

造道篇

務學者不患其愚患其忽不畏其敏畏其專愚則其進也難而匪易敏則其入也淺而不深故愚與敏未足拘要其所造何如耳彼君子者善學者也其求至於道必強學力行不敢自恕非謂不足知憂其知之易而不遠也非謂不足成憂其成之易而不堅也按圖而慕千里不若足履之詳聞聲而品人物不若目見之審何者未至之於已至信人之與信已固不侔也仲尼天縱韋編三絕仲舒命世不窺園門甯子勵學夙夜倍功黃霸受經講誦

不撤以敏者如彼以愚者如此信乎人皆可造而造不可易也彼非不知先難不如早就需滯非勝疾爲而終不以此易彼懼其無以得之也故黜其巧於未有知之初而緩其期於可以成之後養之以悟澄之以靜涵之以虛守之以固不敢怠心入之懼其氣之不銳也不敢躁心乘之懼其力之易衰也不敢驕心凌之懼其志之不凝也耳目之欲不接其思蚊蠱之嘍不挫其精深乎淵乎虛極靜篤與道爲一由是以窺無始之秘應方來之變如飲食之於厭飫吾所自甘也手足之於蹈履吾所

自順也何者志一而知之者精力深而成之者訖也昔洙泗設教不憤卽不啓不悱卽不發不反卽不復嗟夫聖人曲成之心亦殷且切矣何不明以告人使之羣然知所適從而故爲是別擇且有所俟哉顧啓發之機必宜憤悱三隅之復必貴善反動其機之自然適其天之本然則一徹而盡徹吾不爲費辭彼不爲虛聽也夫玉堅無敵而卒成圭璋木爰曲直而肯就繩準磨礱槩括之力誠不可少也君子而以造道爲功可不如物之成器爲用哉



自得篇

自得者得之於心者也心無所得而守轍於循塗  
終外矚而中迷雖得猶失也則不察於自之故也  
夫學也者學之於自也父兄至愛不能引其端師  
友至密不能冥其合必也靈襟中啓獨見內融發  
於皦皦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其詣必精故拙魯鈍  
朴爲道之資智巧聰明爲性之障真志養於柔懦  
真習成於舒徐真用發於根極真樂生於恬澹軒  
軒之志易情皦皦之習易汗揭揭之用易變悻悻  
之樂易淪是以學貴自得也千丁萬通愈失其宗

惟循惟默乃內之識聖門者材之鄧林也七十子之中回稱愚參稱魯而卒之得傳獨二子是能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聖學遠而自得湮非惟學之失也亦教之者過焉六經之言渾如而毫釐分辯矣也羣聖之旨淵如而矢口宜揚躁也翕翕屑屑無善誘之方有超踰之望將以利之反以害之故世之學者亦曰如是足矣理既盡矣孰知自之爲自矣拾前人之咳唾薦芻狗於已陳故箋解煩而思學廢矣譏議多而省學廢矣揣度殷而悟學廢矣偏黨驚而通學廢矣領略露而默學廢

矣疑貳兢而敏學廢矣六學廢而道衰詎能窺測  
微言究覽道奧得意於忘言之表而默不容聲者  
乎夫張弓矢礪金柝可以射矣而引羽之鏃非蹶  
張蹋搦所能習必自得於排擊之外精毫染程點  
畫可以書矣而揮灑之趣非黝襟胝指所能造必  
自得於蹊徑之表孟氏崛起宣尼之後私淑孔型  
超然領會蘊寸衷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  
之使吾道益尊不膠於口耳聲形之末真龍門之  
羽翼儒統之魁傑也使親炙一堂其蘊籍夷粹誠  
若未足而見趣超詣直自不羣姑舍是之言非夸

大也胷中所負誠不碌碌耳噫韓愈氏謂軻死不  
得其傳其言若峻然時無孔子則顏淵沒於陋巷  
而少正卯爲聞人時無孟子則匡章陷於不孝而  
陳仲子爲廉士今幸斯言在而天下不謬於尊從  
華門圭竇密契聖心如承指授噫嘻何世無人存  
乎自得其得焉耳

孫男錢 陞

曾孫錢甲徵

錢潤徵重較

錢太常海石子內篇

終

錢太常海石子外篇 鹽邑志林第又三十九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凡三十二則

近得明道編玩之其大槩有可得言者渠蓋初從謝方石已有先入後聞陽明之旨似嫌同聲故別一門戶粉執中良止之說夫方石遵朱元晦而陽明之見天然高邁稍與元晦左如全用方石似落元晦套盡從陽明則與方石舛於是立說以排諸

家夫虞廷授受不過一言曰執中耳豈其未盡而益之良止耶易之良言止於其所也如良其背謂不見其身而止乃安則良止二字同義聖人論止曰止於至善曰敬止未嘗空言止也空言止懼昧所從者或止於非也今日執中良止未覩發明先爲重複豈堯舜尚少良止工夫而良止未必中耶象曰良其止止其所也事各止其所寧有未中耶或謂執字有止義則不惟良止重又重執義良止誠爲剩語矣夫陽明未易非也陽明而上程淳公周元公未易非也若以無極無欲無情爲落禪套

并孔子無意無我非之又上及於無思無爲皆彈  
擊之則執中良止落於有矣非謂執中良止爲有  
而斥無則滯於有也陽明格致之說雖大拂於朱  
要之未易非也通於其說大學條目雖八一以貫  
之矣

典許祀  
山書

陽明論精字義謂米從青青者剝去一層則米精  
一層學者掃除廓清障去體潔此心澄然浩然則  
精矣心精則勝心一切心都無從發則所謂良知  
所爲天理所謂一也虞廷之精一執中其喫緊卻  
在人心道心二句道心澄徹則自精自一自執中

堯舜性之也稍涉人心便求精求一求執中湯武  
反之也註腳者謂精以察之一以守之而象山慈  
湖卻謂察甚麼守甚麼恐註說得反之者入頭之  
精一而堯舜性之果察之守之爲精一乎堯舜純  
乎道心本體自精一以此參之則陽明致良知泉  
師體認天理亦爲求入門者立此方便法緣致良  
知以得此心精一之體則可若執致知爲卽心體  
豈可哉是故精一執中中無定體無止法若云執  
中良止是執中乃死法矣彼且以察之守之爲落  
形體不可語精一况執中如良止乎蓋道心活潑



變動不拘周流六虛者也

與許杞  
山書

何吉陽一書始言靜坐工夫已見得仁體矣後卻言原靜坐中來一涉多事便覺紛亂夫聖賢言靜如靜而後能定周子曰主靜此靜字非對動而言故曰無欲故靜程子又謂動亦定靜亦定如此方見得仁體仁體合動靜而俱定者也既見仁體動復紛亂則是仁體猶未見也天體惟仁故一陽來復自春而夏而秋冬確然不犯紛亂心體惟仁故隨其所念自靜而動而始終一以貫之亦不犯紛亂下學工夫可言靜坐到得力後觸處皆仁貫動

靜無紛亂矣千軍萬馬與暗室屋漏同勿忘勿助  
與鳶飛魚躍同然受稟有不同某閉戶寂處則體  
健耳聰目明稍涉世便苦逐於應迹豈能靜不能  
動耶然動有心動有身動身不動而心可動亦或  
不礙於靜也

再與錢  
緒山書

冒雪訪梅問梅從何處來梅但嫣然而笑乃披簑  
登兩高峰問峰混沌以前峰凝然不動遂借榻法  
相虎跑之間澄心默坐然後知天地以無始爲始  
彼梅者天地中之生機峰者天地間之靜鎮皆一  
物耳天地托此以二

一無二

人心生生卽

天地矣故吾有愧於梅與峰彼不答者所以教我

也

與錢緒山書

輩中動見說承當說自信彼承當者何也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真承當也真承當者不言承當默而識之耳漆雕開已見大意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亦嘗曰何有於我今之自信何信也道無方體學無止法天地一寒一暑爲時信海水一潮一汐爲潮信時與潮何嘗謂信人自信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自謂信有弗信矣孟子云有諸已之謂信然而美大聖神駸駸不已如自信則止矣

與唐一庵書

易曰乾知大始而顏子不遠復程子以爲乾道何也嘗謂顏子於幾動處有不善卽知知不善卽化化不善卽復善掃除廓清於其幾而握其中正之本體無念而念其念炯然無爲而爲其爲沛然雷霆在上坎穽在下虎豹在前刀鋸在後而此心常惺惺寂寂欣欣安安不知是非不較利害若是者復於不遠知於大始能率性能安命者也

送茅穎州序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放心者卽放失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何心也本來天之命我我得之爲心者也陽明云致

良知良知卽此心也甘泉云體認天理天理卽此  
心也致知體認之是求放心而復還其赤子之心  
也今夫赤子意得則笑意啼則啼順境而形少頃  
卽復無事何也不涉於喜不涉於怒也我無喜怒  
而因天下之可喜可怒無心而順應焉卽赤子卽

大人矣

與西泉  
兄弟書

人之心會天地之理而隨時變動者也故心得而  
理凝矣心放而理馳矣大哉心乎求其要乎而曷  
放之又曷求之豈不曰津津然欣美呼援於世俗  
之紛華而不知在我之可寶遂至於放乎及覺而

絕欣羨去畔援所以求之也雖曰求實無求不至於放焉耳故放非舍縱也牽蔽於外也求非弋獲也萌復於中也然求之亦難矣聖門高弟猶日月至焉至也者放而復之也則是諸賢且不能無復可不兢兢乎必也初而求至而存存而不舍其於不違也幾矣哉

求放  
心說

後世儒者祇謂讀書能益知見此心注焉遂一生寄頓冊子未能超然融會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自得本性非益人知見也縱使字字研究以爲有得然住於見者見卽爲障縱不住見以見入者亦

從見得其於本體尚隔一層真性上豈容加一字  
性解爲真字解非性也性真流行神觸神應不容  
毫髮比擬比擬之見猶畫工傳神形色種種非不  
真在終是影子卻無本來生氣耳本性之見自性  
自明明吾本性以證聖人言語猶持吾規矩以合  
聖人方圓無弗同也有弗同者規矩受病也欲合  
聖人之方圓方圓之上無可求也求去吾規矩之  
病而已善讀書者亦惟自得本性已矣冲玄別語  
夫天下之物聚散吾前如浮雲倏變吾欲從而  
有之則物大而我小吾不從而  
有之則物小而我大

縱去來得喪夫何與焉世之豪傑或文學擅名或  
政事起譽或慷慨節義或博洽見聞往往誇矜所  
長不能忘已然傑之中有傑焉相形相猜較長量  
短計愈深而數愈不諧迹愈懸而情愈不樂何也  
內見已外見人而不見心體之廣大也

到處自樂說

夫天機緘循環晝夜罔間惟其罔間是以罔停由  
退而進從微而顯內外一原終始相互莫爲之而  
爲之沛然莫示之而示之森然孔子同天者也仰  
參玄默直以何言一語洩其秘善學孔子莫若顏  
子頽然喏然於洙泗之上言論風旨曾莫可窺大



哉孔顏其以心合天而以默契天者乎

送蔣道林序

夫游何取哉君子終日乾乾之心也萬物一體之學也何也對家人晏安之意勝對朋友嚴切之意生故易重出門之交詩求友生莊子慢世者也爲濠梁之游顏子潛心者也爲農山之游孔子舞雩東山不厭履杖蓋仰觀俯察遠覽近取以多聞蓄德是不曰乾乾乎

送王龍谿序

吳聘君應

英皇之聘受賜金歸募工鑿坡爲田

人問之答曰儒者當補相天地坡之荒久矣天地不能菑畲也予以賜金成之不亦可乎

煙雨樓集序

白沙先生喜人多睡予喜人懶睡能寧神懶便不

至壞事

與馮祐  
山書

夫事之拂意者未足怒而適意者未足喜人惟遇  
拂卽憤然而起而弗思虐之將以成爾也故益之  
機反損見順卽欣然而快而弗思順之將以棄爾  
也故自成其損而卒莫之益孰能知虐之爲順而  
順之爲虐隨寓致祥觸景有得矣

墨對

嘗意聖學求端於天自太極二五相妙合而我與  
萬物萬事生且成焉一以貫之無非天也游天之  
中動靜語默無非學也存之心爲神爲先天爲中

應之事爲化爲後天爲和觀之圖說列河圖分配於首揭源也畫卦圖見生成也重卦圖見心統也推而天道人心以至人極之立莫不有圖誠有功於聖學者也夫龍馬負圖天啓其蘊經四聖之手易道大明何非反諸心而自得者乎秦乃局之爲卜筮徒得其膚至漢而焦氏作易林一卦變六十四卦京房因之爲卦氣其說起中孚故首中卦楊雄又爲太玄玄數起三凡八十一首夫三子皆自謂得易而焦京意專卜筮揚亦衍曆眇窺易之真者竊疑宋諸大儒率亦不廢其說如考亭則用易

林四千九十六占以廣易數又嘗作卦氣義說本  
之京房至於嗜玄者多矣司馬氏之潛虛康節氏  
之經世二程朱子鶴山氏率稱子雲豈漢去古未  
遠其說有所受耶何其與易不同而千百年相承  
襲如此耶今有此圖說既反而歸之心又推而本  
之天會其源而流自深較之馳騫一偏者誠有間

矣

答呂巾石心  
統圖說書

竊謂古樂雖亡而樂在天地間者未嘗亡存乎其  
人焉耳今見所撰樂經推本於維皇建極協和上  
下列十二律於十二月源天地之至和以和人聲

破紛紜無本之論廢相傳支離之說卓哉希世之業誠大快也某數年來竊嘗究心敢有問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還之義恐是自宮聲歷商角徵羽還復爲宮猶之仲冬十一月天地來復律爲黃鐘以和宮聲至明年十月還復爲宮聲而十一月也鄭註謂更相爲宮孔疏謂十二律皆爲宮竊或未然蓋宮君象也故禮曰宮爲君若十一律皆可爲宮則臣民事物皆可爲君十二月以往十月以上皆可爲十一月夫樂所以宣天敘暢人倫故禮以禮對樂周茂叔曰禮先樂後不宜

樂自相紊曷以和順於道德哉漢志言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役者同心一體之義也夫黃鐘不爲他律役而謂更相爲宮乎又按黃鐘之管九寸大呂八寸零歷至無射四寸八分零應鐘四寸六分零是管之分寸無過黃鐘黃鐘之數包括餘律見君尊無所不統也使如孔疏所云以五寸之夷則爲宮卻上生九寸之黃鐘爲角以至夾鐘爲宮上生黃鐘爲羽無射爲宮上生黃鐘爲商仲呂爲宮上生黃鐘爲徵是聲之短而清者反生乎長而濁者

不曰于踰其母乎故朱子疑其臣陵君之象又安  
在黃鐘不受役哉某竊疑更相爲宮未然也天有  
五行地有五方人有五聲五行五方之氣流播於  
十二月故作樂者準十二月製十二律蓋用天地  
自然之和以節宣人聲故書曰律和聲聲和然後  
施之八音以用之郊廟用之朝廷以及乎天下斯  
能格神人而宇宙藹然太和也然律必隔八相生  
者天地鼓之以八風而相生於隔八使從律不好  
也必三分損益者歲中每三月爲季而損益以三  
分使隨時從律也是故和聲之律生之以八損益

之以三然後樂作而陰陽四時之氣無不該備蓋以其上生下生也故嘗謂作樂當主五聲而秦漢以來沾沾於十二律之間如準其更相爲宮之說則夷則夾鐘等四律爲宮管反短而清而黃鐘之爲角羽商徵反高而濁乃截其聲之半以爲四清聲委曲以調停之於是五聲亦增變宮變徵不知天之五行可增變土變火乎蓋不究五聲之本原有自然條理而強於律之難通變處爲零星補綴也今觀樂經於黃鐘曰以協宮聲於餘律曰以協五聲於十二律總之曰以宣厥氣以降天人此語



明白洞達雖聖人復作不能易矣或曰不用更相  
爲宮則聲惟五聲律用五律足矣何以變化無窮  
一變九變哉考之月令曰春三月其音角夏音徵  
秋音商冬音羽獨不言宮猶五行不言土土寄旺  
四時無不統於土也宮不屬四時宮爲君象無不  
統於宮也故作樂於朝廷始於宮若應春之時始  
於角應夏始於徵秋冬亦然正猶景公晏子君臣  
相悅止於爲民爲事則徵招角招作焉以此推之  
五聲皆可爲始而無不該於宮矣

求湛甘泉  
師正樂書

臬翁古樂經與律呂古義皆天地間不可缺之書

某妄謂樂未嘗亡人亡與亡人存與存係乎人耳  
故續屬來陰樂有異名而以發人之抑達人之慧  
均之得乎人聲之和焉夫人性未發爲中已發爲  
和雖復陷溺性真固在樂與俱焉在能體會之耳  
如舍旃而但求聲律之間末矣夫天地間一理氣  
耳流行充塞皆自然不容已養深見到者發其蘊  
以形諸註述亦自然不容已揚子雲謂聲生於日  
律生於辰日爲天干千雖十而五行盡之故止於  
五聲辰爲地支支十二故律亦十二其五其十二  
自然之數也後世益以變宮變徵加聲爲七有變

宮變徵而相生不已益爲六十律子雲於陰陽交際處研究精詣陳朱皆極推之某思道心之生猶陽春也達之律呂以和召和而風移俗易焉故堯舜樂作羣后德讓百獸率舞人心之動猶炎火也火不戢自焚人心不除而形於律呂以乖召乖導慾增悲矣故新聲發響商辛以殞大鐘方鑄周景隨斃甚哉樂之貴有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樂何清濁短長豈云遽滑而和安在哉

復呂中野書

求律呂者求中聲求中聲者求中心心之中天地之中也心苟中矣爲孔之仁爲孟之孝弟則爲君

執中爲臣輔中爲民化中天下—於中而中聲在  
宇宙律呂特其迹耳漢見寬曰惟天子建中和之  
極兼總而條貫之此千古中聲之本也

律呂古義序

溫公受命開局領編纂之役適新法變亂之際忠  
憤所激說者謂其意不能無所指而言或不能無  
所偏且公以兩漢屬劉攽三國南北朝屬劉恕唐  
三百年屬范祖禹獨五代無所分托旣而有利養  
錢之謗急於成書故五代之際敘述或不雅馴胡  
致堂嘗言之矣雖溫公亦自謂失之太詳故晚年  
作舉要錄亦於五代未就未稱完書且槩其大體

周亡卽係以秦秦亡卽係以漢漢卽係以魏唐亡卽係以梁是奪漢太亟與魏太遠晉宋齊梁相接不設分注又大紀武氏之元朱考亭嘗言之矣雖范太史唐鑑議論亦時相左意者本文公綱目以正其經採歐陽五代史以參其緯博之諸家指論以集其公庶成舉要未終之卷則固溫公之劉范也使是書脉絡分明枝幹彪剌爲天地間完璧豈不快哉若其釋文有史炤本有公休本有廣都費氏本溫公之子康其孫伋各有註釋今太學版獨傳胡三省本三省搜羅放失意誠勤矣但援引或

蔓而註釋或煩見于綱目集覽者正誤亦嘗辯之

矣與孔文谷  
督學書

數學起於姑布子卿商時人也或曰周人至戰國  
有珞瑛子珞瑛子有原理消息賦今所傳是偽爲  
者非本書也珞瑛同時有鬼谷子漢有司馬季主  
東方朔嚴君平三國時有管輅晉有郭璞齊有魏  
寧唐有袁天綱僧一行管輅有天陽訣一行有銅  
鈔歌皆通神之書今世無傳或曰天陽訣有之某  
未之見也一行傳其數於李泌泌傳李虛中五代  
時麻衣希夷二公得其傳希夷之學傳爲邵康節

又旁出而得其說者徐子平子平名居易別號沙  
淋今之講命稱子平者是也此書四本皆借重康  
節以警駭耳目而不知康節之數其來有自矣子  
平傳於冲虛子再傳爲僧道洪三傳爲徐大升然  
子平之數行於元時已不驗徐大升因而損益之  
今人所宗大升數也

與西泉  
兄書

修養之法卽一日間某時陽生某時陰生當隨十  
二時陰陽之宜故聞有子午定時之說豈不論時  
刻任意而行者若隨時而可則必有當升不升反  
至於降當降不降反爲之升失導引之宜違二氣

之準其爲累不細

與西泉  
兄書

藍田君論事鑿鑿曰昔遊京師在弘治間士大夫  
彬彬以禮自飭諸勳戚乃有侈而奉者正德時奢  
乃在士大夫石齋閣老與寧堂輩序約兄弟每飲  
賞庖役白金或多至二百噫宴勞之濫自此始矣  
又曰有進士達者爲郎官考察去後傳奉復至太  
醫院判議論疊而確足備逸史之采

堯藍  
田志

人少則慕父母因推廣所慕自少艾妻子以暨熱  
中靡不因時改慕焉然惟慕父母爲正性故溯之  
千古慕父母終身僅一舜而已蓋惟舜爲能重親



慕親爲能重舜交相重者也得其正性者也旣而思之文王關雎之詩寤寐轉展非少艾妻子乎伊尹就湯至五反而不厭非熱中乎然文爲配德尹爲覺民則情也而實弗違於性也故慕不必同慕而本於性則千轉萬化而終歸於性惟其能歸於性則雖多方於眷戀駢岐於趨向君子皆有取焉

永慕  
卷序

今人重子孫可傳者重宗祀也若論一身何必然某見林和靖不娶而身後之名千載不沒其墓至今無恙好事者又嘗與修葺如岳武穆五男一時

遭難今其墳巍然湖畔瞻拜踵接夫隱如和靖顯如武穆其身名不朽固不在子孫而在自樹立也房杜身爲宰相子孫不少一傳而衰歇邵康節終身林臯一子伯溫一孫适皆單傳至熙寧官賣官地康節所居官地也被旨變賣人無敢買者重其人也司馬諸公醜金償官以授其子孫洛中傳爲盛事仁人君子貴於自樹令後人得所憑藉不論子孫多寡也

與西泉  
兄書

今世人材或不如古豈性使然習遠之耳少時知能皆良正可上達乃驅之記誦詞章而弟子之職

茫然不使知既目不經見何由肯盡昔人論使弟子作文長傲心非虛語也孟子謂歸而求有餘師子弟在家不使習家庭孝弟之常乃承訛蹈舛後雖顯榮必兢兢逐逐於浮世紛華反不若田夫野叟率性而行雖乏聞見亦無遮迷孔子欲從先進野人固有激之論要之理亦然也

與許杞山書

歲已巳文部尚書銓罷歸新安道出嘉郡尚書語郡大夫曰吾力能死兩諫官歸無恨矣且聞天子將賜環復吾位郡大夫以語予予曰所謂兩諫官者何人哉未幾有東泓之報於是海內士輒爲

諫官危諫官亦各以言危越明年予服官左掖見諸諫官以言進者更剴切則更得 聖明優容如大海之納百川而予疑東泓之死命也夫夫抑有故也然尚書門下故吏散在各執事予每每訪之或曰薛給事輩相繼論尚書奸尚書譙論各朋黨遂聞有 旨杖薛給事輩先一日尚書邀兩官飲或云錦衣不識何姓氏尚書親起爲壽厚之金三百次日薛給事輩杖杖且死然則東泓之歿非歿於錦衣之杖歿於尚書之金尚書歸新安其子習見尚書狠殺人乃欲歿尚書倒尚書於地尚書憤

貫矣總叅諸將昔專意防虜今移而候伺當途周

旋下上矣

畢梓石  
赴召序

程松溪既拜命左遷客過余曰松溪行矣惜哉無  
所成名余曰何哉客曰芳洲以直名致齋以義名  
松溪何名余曰君子致其實而已不愧於其心而  
已清天皎月先生之心急難解粉先生之實莫  
錮收范滂或曰可行矣滂曰我不就獄事不解於  
是衣冠無恙宋韓曾諸老與屛通問文潞公獨無  
及尼敗上問潞公對曰臣但不知耳知亦當有書  
於是諸老獲免 先朝李忠文忤權璫欲置之死

紀綱相維而治化聿興也

刑侍御擢  
守保定序

夫邊制凡三變矣 高皇帝神謨睿算藩封竝邊

每歲二藩整兵巡徼更番揚武故朝廷晏如此守

在各藩也 成祖意有所懲稍遷藩內地復殺其

兵分邊方于將領以寓屯牧故邊將得蓄家丁禦

虜而中國享其逸此守在邊將也 景皇時大同

有言鎮巡役軍太多者遂革邊將耕牧之制而歸

其土於民此守在 朝廷也然邊政亦三變矣常

股存積廢而餘鹽盛行則邊無屯戰無糧矣正郎

巡邊之制廢而多設官於邊則中外勢分氣脉弗

憑疽發於背三日死嘗聞永樂中尚書震計殺尹  
昌隆一日震家居見昌隆入遂昏亂亦疽發死夫  
昌隆之論震猶東泓鉉之殺東泓猶震而震鉉之  
死若一轍然鉉又借手於其子天道好還也東泓  
哀辭  
唐制諸道守臣卽兼觀察使守兼觀察則訖與察  
守所由末大不掉藩鎮禍成若漢制刺史秩六百  
石得以糾察二千石牧守宋宰相執政遞出守郡  
而清望朝臣爲監司是漢宋之守郡者尊而有制  
最爲得體爰致隆平我 國朝御史秩七品得察  
郡守四品以上沿漢宋之遺意而去唐之失宜其

有石大用者請以身代於是忠文得生今芳洲論諸權要僉謂禍且不測 詔求羣黨僉謂禍必旁延既致齋論揀又謂禍將獨重於是松溪先生就獄解縉紳旁及之濫則猶涉也寬芳洲不測之危分致齋獨膺之罰則猶文也上回 九重之怒下沮權要之氣中植斯文之脉芳洲得以成其直致齋得以成其義謂非松溪力哉卽名之曰直可也義可也何拘拘以一端名也

程松溪左  
遷信宜序

夫職方掌天下輿圖及城隍鎮戍烽燧之政洪武中建都金陵一職方以寸管操縱闔關運天下兵



機南平番夷北靖胡虜誠要任矣至永樂益以行部正統中又益正郎一人今職方兩郎中暨副郎主政凡六七人而兵威日挫何哉或曰權移也國家五府握兵戎部出令轅門百萬不得戎部片楮不敢授綬故號令一而視聽肅至正統而權奄始遙執其柄邊將因而擁固其勢職方抱空名踟躕不得展矣又如操練點選景泰奏差御史天順益以給事中權外假而法難伸尤爲齟齬且始也添設正郎職在巡邊凡將才優弱虜情虛實一切邊務一緘入報戎部即預爲區處得先幾伐謀如

身臂相運其後以郎爲冗罷之而外無統理乃多  
設兵備憲臣然憲臣得達撫按不得達戎部氣脉  
遂不相貫嗟乎在內欲假科道以行法而法或以  
撓在外欲增憲臣以振邊而邊或以外臂之一身  
若使職方爲心而各邊爲手足一氣相通權則安

移何憂虜哉

方驚峯主  
職方序

景泰間廣西欽廉等地皆爲盜區時巡撫葉文莊  
公舉用三人縣丞陶魯陞新會訓導林彥章陞靈  
山巡檢孔聞韶陞陽山皆知縣此三人初未有功  
而奏報得請者也然則先賞而圖功可也其後文

莊公復奏三人魯陞廉州彥章高州聞韶雷州皆  
同知後韓公雍繼文莊爲巡撫益用三人林與孔  
皆臬副陶至方伯又獨得襲蔭錦衣某昔奉使廣  
右訪葉韓諸公遺績時有百戶能言其事謂陶公  
勦賊屢效蓋廣右無地無賊而陶以遊兵出入於  
深山叢箐之中旣熟識險阻且探采賊情其在平  
時已預籌用兵機略矣又與督府預約凡有賊發  
不待報會卽率兵進勦所勦必賊無旁及焉雖東  
西隣近不分毫擾且各備餼糧不取給地方故廣  
中戴如父母畏如雷霆矣

與劉唐  
岩書

安吉鄉民團聚攻圍大姓劫其庄居之物斷之可  
兩言決耳大姓不宜橫于平日以犯衆怒鄉民不  
宜逞于一旦以干憲法惟其橫于前則鄉民今日  
之罪似可末減惟其逞于今則大姓前日之罪亦  
難深究故凡田產子女有契書中証者弗論若狐  
疑不明者給還此待大姓者也團聚攻圍雖不係  
城郭然奸不可長風不可開必須諭令爲首者到  
官論罪餘乃從輕此待鄉民者也某嘗考景泰時  
蘇州沿海民困荒饑大戶閉粟不發始而乞貸中  
而強取卒乃搶掠放火焚居守土聞之 朝勅中

丞王文到蘇勘處王公不能善處槩抵爲反鍛成大獄幸賴廷尉薛敬軒公論救始得稍緩而王亦竟被禍于復辟之初夫蘇州因饑荒民則不爲強橫而大戶固無罪安吉爲強橫以其不緣饑荒而鄉民亦可憐也然須親臨其處徧詢情實以定兩造之罪庶乎上下情通彼此意釋則一舉而撫今善後咸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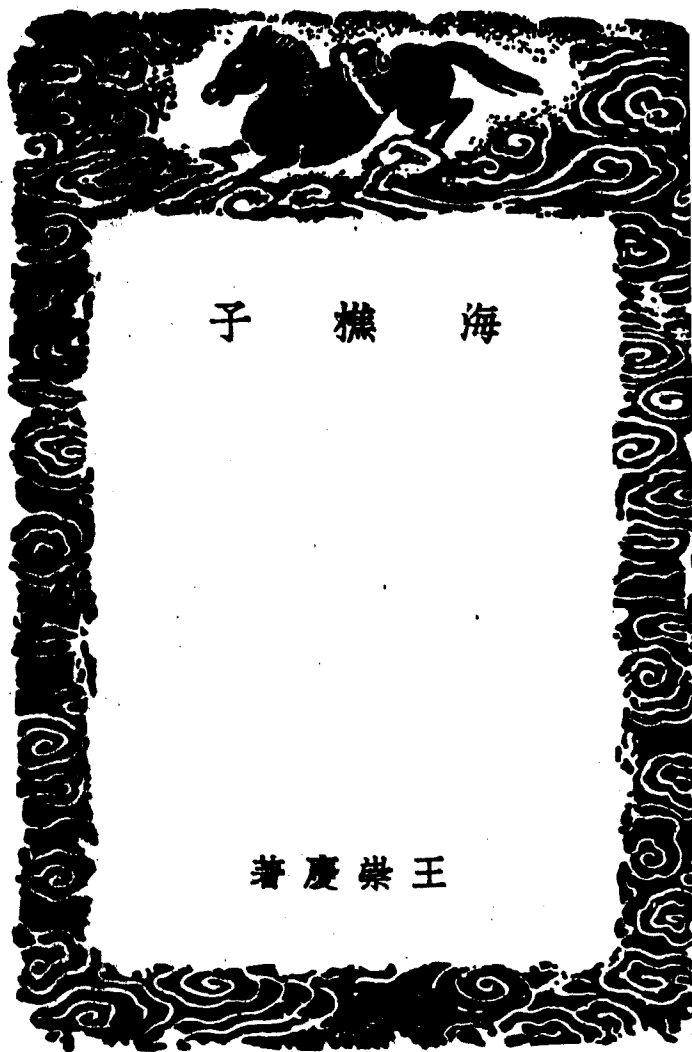
與謝分  
巡書

孫男錢 陞

曾孫錢甲徵

錢潤徵重較





海 樵 子

王 崇 慶 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百陵學山及學海類編皆  
收有此書百陵本在先故  
據以影印



海樵子一卷

澶淵端溪王崇慶

積誠苦行莫大乎志人而不為積誠苦行難乎其言學矣氣必其聚則作事可力也志必其剛則入道可久也學必其不雜則歸宿可終也

古之君子處己以道而愛人以禮處己以道故其心公愛人以禮故其情厚後之君子才高而地顯則凌忽當世忌賢而藏怨則厭棄故舊所謂心公而情厚鮮矣嗚呼其諸古今之大較乎

古人所謂氣機言鼓舞人心之道也是故渡江之擊楫陽門之弔卒睢陽之哭像其諸知此道與

夫陽不固不施陰不克不化易所謂萬物化醇

我觀大道功利傷之吾舍學何因是故學外性情非道也古教其衰矣

或問咸陽三月之火其焚書之烈乎曰是或一道也然而無窮之戒可鑒也已

夫允執厥中堯授舜也執中無權孟子戒子莫也大哉中乎權在矣夫論中以權自孟子始也

朝陽出而清明其一日之開闢乎夕陽沉而晦幽其一日之混沌乎故一日者一元之象也十二時者十二會之象也朝夕者古今之象也

千百年必有大人興故大人之相契常間世而至道相傳必神會

海樵子閒居而嘆門人請焉曰吾願華夷之相率使兵革藏矣吾願君子薦君子使護夫往矣吾願男女安厥室使古教彰矣吾願生民保厥性命使年穀昌矣吾願人人而向道使周公仲尼之志莫之荒矣大君有為而紀綱出於一相臣無我而天下忘其化是為君相合德古之極也

氣之所至物必生焉是故知上帝好生仁者見之為仁心王者見之為仁政

志寧於虛故君子以靜致學道集於實故君子以誠心御物

君子之精神命脉存乎言考言而責實存乎德故言也者德之華也不可偽也夫德偽而言傳者鮮矣是故君子慎言先慎其德

帝王以扶持綱常為主以奠安生民為急以講明心學為要

陰陽莫大乎氣氣莫大乎變理人知聖人之變理不知天地未嘗不自變理也是故氣之幽昧得日月而始照氣之鬱結得雷霆而始破氣之枯槁得雨露而

始潤氣之滿盈得霜雪而始歛誰謂天地不自燮理乎

立天下之命存乎農決天下之疑存乎卜寄天下之死生存乎醫天三者天下之大端也先王之所不敢後也子夏所謂小道豈真謂是也哉

或問文章以潤身致遠有道乎曰有其道奈何曰寡欲以克氣克氣以完神完神以致用是故氣養而天下之道得矣天下之道得而文行乎其中矣

常存不滅者道也士不聞道亾斯滅矣苟聞道則我亦道也我亦道則安可滅也此仲尼所謂朝聞夕死

之可者也

人之精 以寡欲而完識見以窮理而博功業以盡性而弘

沸湯以釜其氣勃然是孰使之噫火歇則水寒養生者可以猛而省矣

天之六陽藏於九地人之六陽藏於二腎故雷地曰復精腎曰命門

聖人視於無形然後知人之累於有形也聽於無聲然後知人之累於有聲也非天下之聰明其孰能與於此

若昔唐虞道見乎揖遜厥後殷周道見乎放伐春秣  
戰國道見乎著述道豈殊乎哉人豈異乎哉時則然  
也故君子學道以中會中以時

故君子語不可盡機不可或露語盡則人得以乘其  
會機露則物得以探其蘊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曰  
括囊無悔

天道晝夜而光明其陽之所為乎是故晝之日夜之  
星未始昧也惟人心亦然晝爾事事夜爾夢夢而謂  
其獨昧可哉是故乾之九三不獨終日而又繼之以  
夕豈亦合晝夜而一之者邪噫君子之體道至矣

儒將之用兵能以少擊衆能以靜使動能以志喻人  
故少可擊衆則冗食無益矣靜可使動則機會無失  
矣志可喻人則緩急無虞矣故相臣莫先於論將矣  
儒將不世出故奇功不世聞是故有張良之楚歌則  
項羽之竟自禡有諸葛之雲鳥則南人之反自定夫  
變不出於常惟知常故能達變奇不離乎正惟守正  
故能設奇握造化而行鬼神非儒將其孰能與於此

海樵子卷完





汲古叢語

陸樹聲著

汲古叢書

本館據寶顏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長水漁隱陸樹聲著

嘉靖丙寅春。余備員南雍。甫至。嬰疾。屬偃息。餘陰稍親。載籍。有得。輒劄記。以備遺忘。曰。汲古叢語者。僅若干言。夫見聞易局。名理難窮。卽言境之可循。豈智綆之能測。矧余淺昧。率意揣求。譬之蠶管。億量高深。竊冀有一得云爾。

天動爲圓。其數奇。奇以圓行。故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圓者徑一而周三。地靜爲方。其數偶。偶以方止。故地二生火。而四生金。方者徑一而匝四。蓋天之法。所謂申圓之周。而爲句。展方之匝。而爲股。然則所謂方圓者。非天地之定形也。奇耦之數。陰陽之義也。

日者。陽之精。離爲日。離火外光。月者。陰之精。坎爲月。坎水內影。離者麗也。日之光外。照。坎者陷也。月之影內含。故月。當日所照。則光生。就日則光盡。

木火陽也。木性達。而火炎上。陽主進。進者發越。故就上。進極而退。陰是以根於火中也。金水陰也。水性潤。而陰主退。退者斂藏。故就下。退極而進。陽是以根於水中也。

一判爲二。自二而四。四而重之爲八。八者分於二也。天以陰陽四時也。而分八節。地以剛柔四維也。而分八方。易以兩儀四象也。而分八卦。總之。則二者體數也。故制字者。判二爲八。而化體爲分。

陽一而陰二。判一爲二。故日體全。而月體虧。月稟日元。天包地外。而氣行地中。陽常有餘。而陰常不足。陽全而陰虧也。

陽極于九。故有謂天去地九萬里者。有謂周天八十一萬里者。有謂天地之四極四隅各相去九千萬里者。而渾天之靈憲。謂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蓋天之周髀。謂天離地八萬里。夫天高而地厚。其廣大宏遠。不可方所限量也。然而象緯以課其進退。晷儀以驗其長短者。求之度數。非以形體規度之也。人而窮神知化。彌綸參贊者。豈以形肖之哉。故曰。吟嘯可以鼓風雲。律調可以通寒暑。

日在下則蒸濡爲露。而物以之潤。日正中則陽極于上。而物以之燥。蓋靜則水生。動則火勝也。霜始寒而殺物。雪極寒而澤物者。蓋少陰氣肅。而老陰則生陽也。故陽不可亢。而陰戒始凝。

地氣之上升也。蒸則爲雨露。凝則爲霜雪。然其降自天地。承天不自尸其功也。爵賞刑罰者。人主之雨露霜雪乎。臣承君之令者也。故曰。臣無有作福作威。

分至啓閉。順四時而成八節也。以其得陰陽之中。謂之分。以其當寒暑之極。謂之至。以其生長謂之啓。以其收藏謂之閉。然則四孟啓閉者。陰陽闔闢之初。二至二分者。陰陽老少之變也。

月令。春其數八。夏七。秋九。冬六者。舉天地之成數。而五居中央。獨舉生數者。土旺四時也。然五得三爲春之生數。得二爲夏之生數。得四爲秋之生數。得一爲冬之生數。而一四二三。合之其數五。一九二八三

七四六者。合之其數十。則土生成之數已寓于其中矣。故曰。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

易之爲字。從日從月。日陽而月陰。陰陽之義。配日月也。故日中一畫爲奇。月中二畫爲偶。奇者爲陽。陽主乾。偶者爲陰。陰主坤。乾坤交而六子生。故易者陰陽交易之義也。

爻以效天下之動者也。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消也。爻主占變。故易爻之數用九六。

一三五者天之生數也。積天之數而爲九。二四者地之生數也。積地之數而爲六。故陽爻用九。而陰爻用六。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

易上經首乾坤者。陰陽之本也。尊之也。次之以屯蒙者。天地闢而君師立也。終之以坎離者。水火效天地之用也。下經首咸恆者。夫婦人道之始。法天地也。有人道而人事出焉。與時消息不可窮也。故以既濟未濟終焉。

萬事萬物生于一。一與二非對也。今夫陰陽也。剛柔也。動靜也。升降也。屈伸也。往來也。闔闢也。以兩而對。皆有待也。而一不可對也。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而曰乾元者。蓋元亨爲通。利貞爲復。復者復于元也。元者一也。是故天道得一而大。

數始于一。而終于九。九者究也。然十舉全數。九之餘復一也。雖謂之始乎一。終乎一可也。故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虛一不用者。所以用九也。

陽生于北。長于東。而極于南。極則陰生而爲姤。姤者遇也。自外至者爲遇。以戒其至也。陰生于南。盛于西。

而極於北。極則陽生而爲復。復者返也。往而來者曰復。以幸其來也。易所以扶陽而抑陰也。

泰之爲卦。三陽在內。君子以志同也。則引其類以有爲。故曰。志在外也。否之爲卦。三陰在內。君子非其類也。則貞其守以自靖耳。故曰。志在君也。

火在天上。大有。日麗天。則萬有畢作。故曰。日出之光。衆動之用也。地中有水。師。水由地。則得土而流。故曰。川谷之下。衆流之歸也。

巽二陽上於一陰。象木之出于土也。故木之生也。始柔而終剛。實始青而終黃。始酸而終甘。黃落者。歸根復於土也。

水生于金。金得水而滋。故曰。子令母潤。火生于木。木遇火而燃。故曰。子害母形。天一生水。其坎中之一陽乎。陽主生地。地二生火。其離中之一陰乎。陰主殺。故曰。肅肅者含生。赫赫者蘊殺。陰陽之互藏也。

輕清者升而爲天。重濁者降而爲地。是離天地爲二體也。不知天包地外。微上下皆天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岐理氣爲二致也。不知理在氣中。成形者卽理也。故以地配天。剩一配字。合理與氣。剩一合字。陽始于一而成於三。天一生水。陽之始生也。其混沌闔闢之始乎。故五行之生。數始于水。三天生木。陽之發動也。其化育流行之初乎。故五行之時。敍始于木。

天地之氣。閉塞於陰。而藏於陰。萬物凋瘁于子。而葦育於子。日晝明而育神於夜。龍蟄而神。雷收聲而發出。機入機。互爲之宅也。

風不離空。故搖空而得風。水不離地。故掘地而出水。然形動而風隨者。則因有以顯無。氣噓而成水者。則自無而生有。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故王者服冕取其制前俛。法天之下濟也。天明則日月不明。故王者以冕旒蔽目。天玄不用其明也。

澤上于水。水下流而澤竭。困之象也。然坎險而兌悅。悅以遂志。以之處困。困而亨矣。山上有水。水就下而山上。止蹇之象也。然外險而內止。止以修德。以之處蹇。蹇何尤也。

咸者感也。而象曰。以虛受人。未有心不虛而能感者也。故咸之感。以無心也。恆者久也。而象曰。立不易方。未有立不定向而能久者也。故恆之久。以久道也。

上天下澤。履大易以言禮也。兌以一陰處乾之下。而悅以應有順之義。禮主順。故曰。禮由陰來。雷出地奮。豫大易以言樂也。震以一陽處坤之上。而動以出有散之義。樂主散。故曰。樂由陽作。

生生化化。形形色色。其森然可見者。故曰。顯諸仁。而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莫測其所以然者。故曰。藏諸用。物之有常形者。囿于形也。而水不然。處圓則體隨。而圓處方則體隨。而方。而水固無方圓也。因物而不遷于物者也。故曰。水幾於道。道能體物而不物於物者也。

四時之道。陽舒則氣濁。陰肅則氣清。故心役則氣散。神昏。心寂則氣虛。神朗。

洪荒未闢。混沌未鑿。味爽未旦。其人心情實未開。思慮未啓之時乎。動溼至靜。貞下達元。此之謂真。夜氣

慎無恃亡之於旦晝哉。

鼻出息也。而能聞臭。舌藏津也。而能知味。物外至者。感之自內。內者不出。則外者不入也。故狗物則喪己。嗜外者奪內。忘物累而得天真者。其鑒于此義乎。

離明外光。故目之視外明。借日火以爲用者也。視主散。散者屬木。其木火之交乎。坎暗內影。故耳之聽內。虛因聲氣以爲用者也。聽主收。收者屬金。其金水之交乎。

目視衆形。使專一視。則形至不能見矣。耳聽衆聲。使專一聽。則聲至不能聽矣。故曰。鑑不留影。觸形能照。谷不停響。遇聲則傳。

離內陰。陰主實。故目視色。色有形者也。坎內陽。陽主虛。故耳聽聲。聲無形者也。

權衡之制出於人。宜輕重長短莫辨于人心也。而稱輕重者必於權。裁長短者必於度。有心者聽於無心也。

室之開闔以門。而管之者在樞。車之運轉以輪。而持之者在軸。樞與軸處于不動者也。而動者由之。有動之動生于不動。不動者乃所以動也。不見其動。故曰不動。有爲之爲出於無爲。無爲者乃所以爲也。不見其爲。故曰無爲。

月映萬川。則萬川普現。而月體無二。風傳萬竅。則萬竅齊鳴。而風性無體。聖人所爲。以一心普萬物。應萬感。而無迹者也。



虛器應聲實之則黯然矣。虛室生白。窅之則黝然矣。故曰當其無。有器之用心者。神明之舍。應之主宰也。可不虛乎。

動靜者相待而有者也。一動一靜之間。機相乘者也。故舉步者。舉左則止。右舉右則止。左動。根于所止也。觀此可以知動靜之不相離矣。

處順境者。往往逐物。逐物則我隨境遷。處逆境者。往往執我。執我則境爲我礙。惟內無我而外忘物。則順逆境來。處之一也。是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木一也。過火而出。燄者其質浮。過火而不出。燄者其質重。木之藏燄。形之藏神。一也。故至人養神不養形。養神則形不待養矣。

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此之謂忘。非遺有以爲忘也。猶之曰。虛以養神。以養氣。養形耳。其有而不有。存而若存之謂乎。然則虛之所藏者深矣。

波因水生。謂波非水不可也。然卽水求波。別不可得。心應物而有感。謂感非心不可也。然其感其寂。心無二焉。故心之體用。曰靜虛。曰順應。曰虛與順。則寂感兩忘矣。是故至人之心。如水。

火生於木。火太發則木燼。神寓於形。神太用則形枯。故至人潛神於點。而衆庶焚和。

質本而文末。本者根也。末者枝葉也。物至末則漸散。欲反而歸。根難矣。故混沌鑿而無完人矣。追琢工而無完璞矣。大易敍卦于賁。則次之以剝。

智分於情竇。性移于習染。此楊朱所以泣路岐而墨子所以悲素絲也。故曰：太朴不散，白賁無咎。居晦可以用明，察察以自昭者，神馳而眩外矣。主靜可以尸動，憧憧而往來者，內搖而逐物矣。故曰：知白而守黑，寧內以制外。

墮肢體，稿木其形者，此虛以養形也。反息循空，練氣入微者，此虛以養氣也。黜聰明，美靈根者，此虛以養神也。其有出於吾儒，勿忘勿助，無思無爲之外者乎？

凡物以適爲得，以足爲至。故居約思泰，得少爲足，而履高危者多懼，處豐亨者多憂，當盈滿者招損，物盛則衰，陽壯則老，是故樂生于不足，而憂生于有餘也。

高爵厚殖，美姝三者，以崇高厚奉其身也。而上蔡悔禍，郿塢殲宗，金谷殞軀，故曰：養生者戒於傷生也。而世有以養傷生者矣。

窮通得喪，遇之者猶寒暑旦暮之敍也。而喜朝惡夕，去寒卽溫者，又人情之常也。然則霍公之客，何妨于去就，而屑屑焉書門以絕之也，不已置冰炭於胸中乎？

財猶水也。王者導利而布之，欲使其流通而各足也。故理財云者，疏理其出入，使不壅焉耳。如曰：取之以專利，則壅於此者，必竭於彼，民起而爭之矣。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爲君子。當君子用事，則明白洞達，以抑遠匪人。故易之夬曰：剛決柔也。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爲小人。當小人用事，則脂韋僭毒，以陰移善類。故易之剝曰：柔變剛也。

尹氏之役夫其覺夢互爲苦逸然而真妄奚辨也夫覺者爲實則夢者爲妄夢者爲實則覺者爲妄要之變境雖殊而識情則一彼役役以求富貴者其疲精神竭筋骨何異彼役夫之覺而享當身之樂以榮一時者不僅比於役夫之夢境耶。

大鵬尺鷃不同者形也而其分各適也故均謂之逍遙山臺彭殤不同者質也而其性各足也故均之爲齊物。

世知資物以養形也然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知養形以存生也然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物有餘而形不養者形有涯而物無涯以其有涯者而逐無涯則形斃而受物以養者不存矣形不離而生亡者形之生有待而所以生者無待也役其無待者以徇有待則形留而所恃以生者不存矣。

以有限之身而寓無窮之宇宙適來時也適去順也故曰天地者人逆旅以一人口暫有之身而應萬有不齊之物人之情識有盡而物之往來無窮故又曰人者物之逆旅。

寓無辨於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則得失可以齊視遊無間如莊生之蝶濠上之魚則身世可以兩忘。

忘物易忘己難忘世易與世相忘難未能忘己者忘物之未盡也未能與世相忘者忘己之未盡也迹雖忘世而不忘乎名者未能忘己者也未能忘己而世與我相忘乎是故四皓不如邵平郭林宗不如申屠蟠乾之初九潛龍勿用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處方寸於中身者謂之心而不知潛天地備萬物者皆心也是天地萬物者此心之現量也大其心則宇

宙在吾度內。故曰。身在心中。如水一漚。身者心所現量之一物也。

天地四時之運。極則反。亢則承。故暑之極也。不生暑而寒承之。寒之極也。不生寒而暑承之。盈虛消息。天地四時。且不能違也。而況于人事乎。

鷺欲啄則偃絲。鷹欲捕則弭角。藏殺機也。然絲與角者。其廉隅也。中有欲則廉隅不張。故曰。廉生威。蟻貫行而不失。鼓鵠能決起而不戀羣。君子進則蟻行。退則鵠起。進以禮。禮主遜。退以義。義主斷。君子難進而易退也。

事有大小。心無大小。故其非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取。與之以天下。弗顧一也。非其有而取之。與禦人而得之者類也。故曰。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

陽仰而出爲伸。雷與火奮而上者也。故雷火爲豐。陰俛而入爲誦。澤與水潰而下者也。故澤水爲困。豐亨困窮之義。其像此乎。然困言貞亨而豐戒日中。達於此義者。可以處豐與困矣。

乾之九二。非君位也。而曰君德。九五君位也。不曰君位。而曰位乎天德。舜之玄德。君德也。受堯之禪。則位乎天德矣。故飯糗茹艸。若將終身。而德未嘗儉於位也。貴爲天子。若固有之。而位未嘗儉于德也。故曰。有天下而不與。

艮者止也。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者。時乎止而止也。時乎行而行亦止也。止也者。各止其所也。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乾之潛不必其在下也。亦有在上位而當潛之勿用者。亢不必其在上也。亦有下位而當亢之有悔者。何也。六爻者。虛位也。而理實也。理實而用虛。故爻者。效也。擬議以爲用者也。變而通之。其存乎人。

德也者。得也。實有諸己之爲德。書稱恭儉推德。無載爾僞。而以作德。作僞互言之者。德卽誠也。中庸一書。言天地與聖人合一存乎誠。而未以不大聲色贊至德。無聲無臭。語天載誠。則聲臭泯而無事於聲色矣。四德具爲乾。是故元始而亨通。利遂而貞成。其成也。物各自成而造化不居其功。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始者元也。亨者美也。利者利也。不言所利。則貞也。故曰大矣哉。

元者一也。天得一以職。覆乎上而稱乾元。地得一以職。載乎下而稱坤元。人君者。代天地而理民物。羣萬民而首出者也。故曰元首而職在體元。

禮之日趨於僞也。煩文縟節。馨折以爲恭。擊曲以爲敬。而非由中出也。飾外而遺其中焉。譬之以機發木。偶體具而其中枵然無入理也。故曰有無體之禮。

楊子雲作太玄。而美新之文身不免焉。豈清淨寂寞乃亦有未玄之理耶。柳宗元傳李赤。而佞文之黨躬自蹈焉。豈清都帝君乃亦慕赤之所爲耶。文章家不貴能言也。

柳子厚於八司馬中。可謂至巧者矣。作乞巧文。巧非不足也。晚來作愚溪對。以愚自命。豈真愚者哉。然以子厚之巧。而昧於進退從違之義。孰謂子厚非愚也。

劉伶酒德頌達矣。東坡以爲尙未忘于形骸也。達者固如是乎。然東坡作四菩薩記。旣捨矣。而尤諄諄然。

戒人之取而去也。豈真捨耶。

萬物歸藏於陰而爲冬。冬者終也。發生於陽而胎于子。子者華也。生物之所始也。故諧音於子而爲始。君之於臣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彼專己以要上之必從者。可謂之不求之求乎。設法以盡民之利者。可謂之不取之取乎。

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酖叔牙以安魯。然周公以安周也。未聞有周之天下。季友以安魯也。未聞有魯之國也。後世飾古訓以容身。而以詩禮發塚者。皆此類也夫。

名以爲實之實。然有因名勝而損其實者。故曰。名者實之累也。能以顯性之用。然有因多能而苦其性者。故曰。能者性之賊也。

晦其明而用光。潛其神而任形。歸其性以御情。知此者可久視可長生。

心生於物也。而死於物。火傳於薪也。而滅於薪。而謂心之用窮於物。火之用窮於薪也可乎。鋒藏則全。致用則乖。故居者易持。行者難工。然不有游刃於世。故善刀而藏之者乎。

水可以喻氣。火可以喻性。水遇坎則流。入虛則盈者。氣之充塞也。火因質以用其光。其光相續而其體不分者。性之各足也。故煉氣者取義於河車。而釋氏見性以燈喻傳心。

